愚伏集

卷二

奏文
教書
咨帖
疏劄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三

奏文

陳慰奏文 庚午

謹奏爲兇鋒豕突進犯關内道路阻絶吉凶亙傳謹馳一价恭伸問慰之禮事議政府狀啓崇禎三年二月初八日據義州府尹李時英馳報該本月初三日有走回人仍石告稱在虜中聽得奴酋於上年十月初二日領大勢兵馬直抵長城穿入關内十二月初二日先陷薊州等地進迫皇城與天兵相持二十餘日勝負未决虜中相與誇說等情得此隨據陳副摠

接伴使李碩達馳報該譯官金汝恭告稱聽得上年
十月分虜賊自喜峯口犯入密雲直向昌平　天朝
遊擊迎戰敗没賊兵亦多死傷跪稟副揔則答曰道
路訛言誤聽誤傳不可取信勿為提起云云又聽山
西客商趙姓人來到本島言說傳聞上年十月分西
㺚誘引奴賊前向喜峯口與天兵戰奴賊大敗等情
得此前項說話或出於走回之言或聞於客商之傳
虗的難憑節次差宣傳官盧愽誠李廷楗等入送椵
島稟書副揔探問西來消息則島中亦無的確之報
但言賊兵圍駐　皇城之說雖不可信入自喜峯口

逼近畿服似非虛傳祖總兵領大兵進駐玉田攔阻賊兵賊不敢長驅等情得此隨準陳副總揭帖奴酋犯我 京都深入重地幸 皇上赫然震怒甲兵如雲謀士如雨且 神京鞏固業已挫其鋒而敗北矣此出於登船報聞則 京報大捷準在朝夕等因三月初五日又據接伴使李碩達馳啓聽得 天朝蒲總兵督諸將與賊大戰賊領敗卒退屯於永平城中十三省兵馬園駐永平等因得此又於本月內將探討奴兵犯 京的報以便進慰事理另咨副總仍令差去宣傳官李晦詳細探來去後準副總陳繼盛回

咨節該我兵雖屢奏奇績然中外戒嚴兼之隔海郵
報難通等因准此島中所稱亙有吉凶亦未真的方
深悶鬱間四月初四日據進 賀使李忔在山海關
另差譯官金後覺馳啓上年十月二十九日行到山
海關聽得奴賊於本月二十七日夜毁長城以入進
圍薊州通州十一月二十日直迫 皇城齊華門外
雖被 天兵殺退賊酋遁還而餘衆尚復屯據四出
搶掠兵禍之慘有似我國丁卯之變臣等一行不得
前進要從天津路得達京師等因得此臣等竊詳蠢
茲兇醜敢抗 天威乃至逼犯畿輔驚動 皇城凡

在食土含血皆思竊肉寢皮况我國之於　天朝義
則君臣恩猶父子雖重溟路隔不得爲索賦赴難之
計急馳一介以修奔問之禮不可以緩而道路之傳
疑信難詳擧國憂煎靡日敢安即目我國使臣方在
闕内耳聞目見所報必真合無專差使臣前去進
慰仍將本國所造戎器若干一併進獻以助軍前之
用另具一本備　奏　天聰相應等因具啓據此臣
竊照兇醜匪茹敢抗　大邦吞噬全遼假氣自大猱
逆已盈理必滅亾豈料蛇豕荐食一至此極始聞道
傳驚而復疑累差的當陪臣前往椵島以探的報而

久未得詳及見李忔在山海關馳啓然後始聞其槩
雖　天威震疊賊兵挫衄而尚據腹裏時肆剽掠臣
與一國臣民叩心扼腕不覺西望而血涕也臣遜守
外藩旣未能西赴國難捍　王于艱又未能跋涉道
路躬行奔問惟有專差進　慰是爲自效之地而等
候的報之間又將後時主辱臣死義豈如此臣之罪
戾至此而大矣謹將小邦所造戎器三種順付陪臣
另行封進惟　聖明諒察焉

請復登州舊路奏文

謹奏爲小邦貢道迤從覺華險遠難越懇乞　聖明

許復登州舊路以便享 上以全侯度事崇禎三年四月初四日據進 賀兼謝 恩陪臣李忔在山海關馳啓臣等一行乘船五十日始到覺華島得達寧遠海程之險有難盡陳自平島至登州風便一日程而至覺華則殆將倍之所謂雙島者南北汎口相去絶遠中間又無島嶼依泊之處目見冬至使尹安國到此渰沒臣亦與書狀官鄭之羽漂浮相失萬死出陸先將鄭之羽賫擎表文趂期前赴臣則因督師衙門進呈咨揭及掛號等事不免留滯不意奴賊猝犯關內道路阻絶不得已將要取路天津以達 京師

自後本國貢道之通委極可慮如蒙早稟　朝廷從
長處置允爲便益等因具啓前來據此行據議政府
狀啓臣等竊詳遼陽失守之後本國貢道只有航海
一路先於　天啓元年五月内小邦將泛海通貢卸
迫處所及經由驛遞並命指揮等情具奏　朝廷蒙
該部題覆允奪許開登州之路已經掛號來往十許
年來經行無礙却於上年袁督師題請更易使本國
使臣下卸於覺華島從山海關以入陪臣李恊尹安
國等業已遵　旨前往覺華島而本處水路之遠倍
於登州所經鐵山觜等處波濤險惡逆礁廉利旁無

島嶼可容停泊本國船制又鈍樸遲重不能輕浮水
面往往撞碎淪溺辛酉以後陪臣柳澗朴彛叙鄭應
斗尹昌立等相繼渰沒皆由於遇風漂淌誤入此路
今又尹安國到此覆敗水路之險委難形言兼且賊
勢鴟張至犯　皇城中外震驚道路阻絶目下陳慰
賀節等使臣次第將發決不可由此路以行或致覆
敗以缺享　上之禮合無備將許多情節具奏　朝
廷許復登州舊路允合事宜等因具啓臣竊照小邦
服事　皇朝恪修侯度二百年來貢使之行冠蓋相
屬而關梁無阻周道如砥一自逆奴作梗遼路斷絶

特蒙 朝廷許開水路以通 朝聘而泛海之行不比常程聖節冬至未免兼賀事省禮簡有虧舊貫常懷兢惕若負罪戾所幸者登萊一路經過去處島嶼相望或遇颶風停泊有所候便行使得以利涉執壤稱慶獲免後時乃於上年因督臣袁崇煥題請改易使小邦貢船違安就險捨邇即遠續有陪臣溺沒之禍在臣萬折必東之誠固當不擇夷險而於 聖朝柔遠字小一視同仁之德則必不欲使之冒涉必死之地而不爲之所也竊料天道助順 皇靈震疊彼雖匪茹豈容久肆猖獗寧路之通當在時月而惟是

覺華之險如前所陳萬分難過伏願 聖明曲賜諒察特下該部許令小邦貢船復由登州往來不勝幸甚

教書

不允領議政柳成龍辭職教書 丙申

王若曰嗚呼卿將棄予而休歟然則其將忘 社稷之憂而自逸之求歟卿必不安爲此矣然則其或有大未安於中者而不能自已歟抑予待卿之不誠無以使卿安其位歟予實無此矣然則卿之病果深筋力果衰果不堪供職務歟不然則引疾之告奚爲五

日而再至歟予聞卿病以來爲之寢寐不寧嗚呼卿有大賢之資而充之以學力有王佐之才而將之以血誠自予承丕丕基卿常在予左右以引以翼以交修不逮觀其正色立朝行已不回公以處事莊以接物予每望之輒起敬予惟知卿之深信卿之篤故首尾二十餘年任之不貳往往雖有譖毁之者而予未嘗一毫疑卿情好之隆始終不替此則予雖不言卿尚克知之逮國多難　廟社播越控訴　天朝以匹圖存而其間事機之變動實有極難酬應者卿能周旋其際善爲詞命彌縫之使完扶樹之使固微卿之

力國其蔑有濟矣矧惟今天禍未悔國步愈艱 皇
威雖暢賊情難保而在我自治之道日以益懈其可
畏可憂奄奄岌岌之形日以益甚蓋天生卿以爲
社稷而正有需於板蕩之日然猶可求退耶恐卿未
之深思也頃予多疾殆不堪機務欲攝以東宮盖出
於甚不獲已而卿率庶僚廷爭甚懇條陳國家大計
開說君臣分義至於涕泗橫流毛髮盡白至誠所感
予不得不爲之動謂與卿協心刻力以圖弘濟于艱
難庶幾日見遺業之重恢不意卿遽以疾告也以卿
而退予誰與爲國嗚呼盡悴之餘雖不得無疾而年

齡不至遲暮職務不至鞅掌加護善調尚堪勉强願
卿諒予意毋徒以辭退爲計而先爲 宗社念嗚呼
義雖君臣情猶朋友昔嘗以兩句告卿川爲舟楫羹
作鹽梅今豈宜一日忘國尚竭股肱之力用副倚毗
之誠所辭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伏節死義及守城身死守令力戰陣亡將卒
子孫 除職免賤曉諭教書

王若曰嗚呼閔予寡昧爲政不德上不吊于天下見
怨于民内治不修外侮乘釁關嶺失險城池莫守曾
未逾時而三京淪陷蕩覆之甚至有今日曩令爲吾

民者當其寇至之際人懷親上死長之心各奮推鋒冒刃之銳則雖彼兵鋒之盛我國恖戰之久而顛隮潰裂之禍亦不至如此之極也顧惟凉德無以得民之死心而反出於古人所謂令而後得反之者罪實在予予何說于民焉嘉爾乃祖乃父乃能於風靡波蕩土崩瓦解之中挺然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縈帶數雉而策勵飢疲揚於前陣而衝冒矢石位列褊裨先登賈勇者有焉名編行伍俯身搴旗者有焉或死於鼓或死於綏或死於城守或死於野戰惟其所死之地有難易所立之節有大小其於徇國之義均無

所愧而其間又有英聲義烈播在人口書之信史可
激方來者吁其懿矣予篤不忘付之有司已行褒賞
之典其未及者方令次第施行以少慰乃祖乃父九
地之魂而予之嘉獎之心有進而無已茲用錄爾子
孫除職免賤有差如事目嗚呼予雖不殺乃祖乃父
而乃祖乃父由予以死殺其祖父而爵其子孫爾輩
於此必有悲哀痛愴不能爲心者雖然君臣父子之
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是以子死於親臣
死於國乃所以爲忠爲孝而前代篤信好學之君子
猶以不得善其死爲懼焉乃祖乃父乃能死得其所

而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賴而不墜其爲死亦榮矣而賞延于世之典予不得不施于爾輩也嗚呼　廟社丘墟生靈魚肉園陵之辱至不忍言則予於此賊有百世必報之讎首碎皃鋒肝膏野草戰場枯骨或未收瘞則爾輩於賊有一天難共之痛予及爾輩實與同仇卧薪嘗膽予方刻意枕戈沫血爾豈怠情誠能各勵義氣碎齒裂眥或思爲卞壼之子或思爲諸葛亮之孫誓不與賊俱生則此虜雖強亦無難平之理而一洗家國之恥雙全忠孝之名不亦美乎勗哉勗哉嗚呼死地爭先臣子之節

義斯大忠門録後帝王之憲章俱存急推酬賞之恩
庶激幽明之感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三道統制使兼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李

慶濬書 己酉

王若曰天下無孑然獨居之國四境之外必有隣交
則爲與爭則爲敵於是乎有聘問往來饔飱賓客之
禮焉於是乎有命將屯兵守要害禦暴客之道焉此
古今有國之所同也我國北有山戎南隣海獠而兇
狡野心非我族類剽驁不常寇掠頻仍粤自 祖宗
以來其所以待之者盖嘗恩威並用而於設險峙糧

固守邊圉之事尤致意焉顧以昇平日久習成恬嬉
將不知兵民不知戰壬辰之亂賊纔下陸而所在營
寨望風瓦解莫有能挫其鋒時獨李舜臣領戰船迎
擊于洋中大捷而鏖之　先王懋其績遂以三道舟
師之在海上者悉屬之仍令進據形便益修水戰之
具統制使之設實自此始而賊不敢再窺湖南之徼
及至丁酉易置乖方然後閑山失守而南原潰南原
潰而賊逼畿輔以此觀之統制之良不良雖謂之係
一國存亡亦非過論居是地者顧不難乎念卿以喬
木之家有大樹之望於是任又爲已試之材玆以卿

爲三道統制使兼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南邊之事
一惟卿爲重卿其體予意目今浧酋革面納款輸平
前所謂聘問饔飧之禮者雖不得閉關謝絶若以此
爲恃而必忽於戰守之備則豈不爲撤藩媚盜之愚
耶法所謂不恃敵之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者是予
意也予觀自古任閫外之寄者其剛銳而貪功者必
挑怨生釁以貽患於國其闒弱而狃安者又玩敵忘
戰卒爲賊所乘此二者均之爲不智惟卿念哉若其
誅求剝割苞苴輦載以爲自固自媒之謀而不恤其
軍卒之愁怨者乃王法之所誅而將家之所羞予不

煩爲卿言也嗚呼三道合勢莫肯相下則有輿尸之
凶必須威克厥愛連年守戍何地不苦而惟海防特
甚尤當念存如傷尚盡自守之方克收不戰之筭故
玆教示想宜知悉

迎准封 皇勅頒赦中外教書甲子

王若曰守聖人之大寶若涉淵氷荷 天子之寵靈
誕承綸綍大顯有衆更始自今洪惟子孝臣忠寔是
天經地義苟於此而獲罪其在人而曷容往者倫紀
之冝憂予豈得已旣以 社稷爲重他不敢知應臣民
不釋之心勉奉 慈旨率 祖宗克謹之度恭請

天朝虞帝聖謨交亂之震驚莫售漢皇見遠十行之
温諭來宣錫之茅土尊名委以藩維重寄登受下拜
咫尺怳承 天顔國定之民安毫髮孰非帝力 恩均
大造豈惟寡昧獨蒙運啓重熈庶見神人胥悅云云
於戲無疆休亦無疆恤何敢自逸於細氈能善始貴
能善終頼與同躋乎壽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皇太子誕生頒赦教中外書 丙寅

王若曰流虹報瑞徵一人之元良彩鳳頒綸預萬邦
之同慶茲深惝怳誕告丁寧自古國有休禎莫如天
錫祚胤肆華封之祝聖請以壽富多男伊周雅之頌

君羨其本支百世恭惟我　皇之濬哲所謂中國之
聖人錫厥庶民斂時五福格于上帝降之百祥震夙
載生已繫四海之望離明繼照將至萬年惟王宜率
土之均歡豈藐躬之獨喜云云於戲媚于　天子予
欲克世忠貞竭其股肱爾尚圖報恩澤故玆教示想
宜知悉

東宮嘉禮頒教中外書丁卯

王若曰胄子繫一國之心教已有具大昏爲萬世之
嗣敬以成親不顯其光誕告用亶若稽王化之懿必
資婦順而成聖媲嗣摯仲之徽音周命用集明德奉

陰后以禮則漢道俟興肆予建儲之初首以擇配爲急導德選於先訓務求幽閒詢法家於公朝爰得族姓遂以本月初四日丁酉冊兵曹參知姜碩期第二女爲 世子嬪以二十七日庚申醮戒 世子親迎訖六禮旣備萬福攸原斯爲 宗社洪休願與臣民同慶於戲刑家御國何敢怠我治躬斂福敷民庶幾錫予保極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迎登極詔後頒赦教書戊辰

王若曰聖人首出聲名洋溢於中華 恩詔下頒榮寵焜燿於東土萬物咸覩八路同懽念惟忠順 天

朝寔我　祖宗家法自須嗣服罔愆舊章凡有覃恩
輒同內服肆當离明之繼照與紓渙號之來宣昭回
十行首奬內向之滋篤明見萬里旋軫外患之方殷
降錫賚之便蕃順付回价慮饑羣之累重特輟行入
擴體遠恤下之仁明厚往薄來之義擧八荒將躋壽
域顧一邦偏荷　龍光云云是惟寰宇之洪休當與
臣民而同慶云云於戲五百年而有作含生幸際昌
期億萬世而無疆太平當自今日故玆教示想宜知
悉

咨帖

正使姜曰廣 回帖 丙寅

拜違以來倏爾踰月瞻望風儀再覿無期玆心耿耿不能自遣忽於千萬意外奉承寵翰恭審星槎臨發撥冗留此其眷眷不忘之意溢於辭表自惟凉德何以得此感荷之深有難仰諭第惟稱許太過擬議不倫皆非不穀所敢承當三復以還一味慙悚至其責勉之語實出於君子愛人以德之忠其謂王侯之孝當修其大者直是真切極至之論敢不銘之肺腑以期無墜以盡守藩之職也耶末端所諭尤見謙光之盛福星所臨萬品昭穌氷玉高標一路歌誦正如大

旱甘霖人自舞蹈孰有教之使喜又孰能禁之使寢耶惟雅懷可超然任之也飆輪已遠禮難干瀆而盛意不敢不報謹此附謝惟僭越是懼伏幸崇諒不宣

副使王夢尹回帖

離德日遠思德滋深一心傾嚮寤寐難忘茲蒙遠辱教翰奬諭甚勤莊誦再四如對風神披豁之餘不勝銘感不穀忝守藩服惟無以奉承先人遺訓仰答聖天子寵眷是懼夙宵祇畏不敢遑寧者四年于今而板蕩之極無力自振兵日益凋食日益竭目見此賊猖獗與大邦為讎而不能捍藩敵愾以紓東顧之

憂不穀之所以腐心焦思者實在於此而今承誨諭
其惓惓勉勵者亦惟在此仰見大君子憂時之切愛
人之忠有非常情所及益用敬歎不穀雖無似所不
惟服膺斯訓以盡臣子之職者有如天日也遼民是
聖皇之赤子本不敢相怨而只緣公私匱乏不能相
贍一斗之水豈足爲惠承示但有慙赧瞻望星槎已
近日邊意雖相親禮難干冒而惟是盛賜不敢無報
附布謝悰僭瀆爲懼伏希容諒不宣

毛都督回帖 丁卯

崩天之感率土所同攀號莫及哀痛奈何念惟督府

大人彤玆在手受委甚重而凶奴未滅 弓劒遽捐
悲憤之深尤當不比其僚也屬者荐承手帖誨諭勤
至其所以惓惓於小邦者悉出血誠感戢在心難以
言喻夫不恃敵之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不穀雖甚
不武亦嘗聞此矣薪膽之憂實一息不忘而奈蕩覆
以來西關一路髑髏如莽千里蕭然其幸而孑遺者
又瘡痍未起加以穡事不稔公私赤立雖欲調兵峙
糧以爲陰雨之備若涉大水浩無津涯茫然不知所
以爲計每念及此爲之食不下咽也示及勝筭乃所
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當申飭邊臣令相機而預圖

之末由面訴謹專使布謝伏惟盛亮不宣

都督回咨

信義相勗共保始終事議政府狀啓該竊照登萊巡撫軍門咨所據督府揭報內有等說話全無事實出於譸張此必奸細之人暗行交搆而督府未及究察遽生疑惑小邦驚駭未定繼以憂歎李适本以梟獍之性妄恃搏噬之功意望不滿遂生逆節稱兵向闕自就誅夷初非嗜殺而成其叛尹義立原非悖逆絕理之人又與韓潤不相識與爲內應萬無其理況旣非議政又不曾充差進貢爲此言者可謂欲巧而反

拙矣小邦之所恃為輔車之勢者惟督府為重故凡
所以奔命于督府者一以誠心從事謂宜肝膽相照
清嫌不作而乃有不近之言媒蘗其間雖以督府之
明不能不動至以細察奸竇嚴加防備等語飛報軍
門嗚呼讒者之效一至此哉兩葉不斷終尋斧柯長
此不已獘將若何合無將此事情移咨督府明白開
陳庶彼此洞然纖芥無疑允宜便益等因據此為照
人之所以相與共事期以久要死生顛沛不貳不惑
者徒以有信義也此之苟無則疑生至親忽起平地
雖細務且不克濟況大事乎故古人有片言傾心千

里對面者信義之致豈不偉哉當職於督府未有望
履之緣而蒙期待奬許不淺雖知凉德無以堪之而
中心感激不敢自外至於惠徽　皇恩俾延餘緒以
再造我邦命則雖督府非有私于當職亦非望報而
有施而小邦君臣感德之念實未嘗須臾忘也只緣
殘破之極財殫力竭凡所以共事于幕府者率多不
庀若其歲時交際承候起居之禮亦皆丈來寸往無
以報稱雖曠度包容不與相較而當職固以不敏爲
愧矣今玆咨內所據揭中所稱他亦不欲深説只尹
義立爲內應一款尤是大段脫空義立亦嘗伺候于

幕府矣雖其才質駑鈍不能稱任使之意至其潛謀叛逆與賊交通以取赤族之誅萬萬無此理矣古稱流言止於智者豈以督府之智而猶有所未及舒究耶乃若當職之不能無小憾於督府者則有之矣始者督府裂眦北望唾手東來單兵棲迫義聲彰聞使賊奴逡巡畏後而不敢進當職前在閭閻固已心壯而口誦之矣故自忝位以來益切傾嚮與之周旋幾年于茲矣常謂死生安危義無獨殊乃今督府旣不能無動於王仲祿之言憂我國真有叛臣越海飛報如僴大敵而終不肯馳一价行李報知我國使自爲

計不幾於見溺而不援耶平日倚恃之意果安在哉
督府於此必有說矣抑當職之言有進於此者小邦
自祖先以來世篤忠貞累蒙　列聖褒奬之典此天
下之所知也況　神宗皇帝終始拯濟之恩君臣上
下銘鏤心肝萬死思酬皇天后土實鑑此心有以國
亾不敢有貳實未知携貳二字何爲而發也督府是
朝廷命吏苟貳於督府是貳於朝廷也小邦人民果
有此等情狀何不明白教告使得誅治而隱然及之
於軍情申報之文遂致朝廷以情形徼變爲虞此豈
但爲小邦之不幸哉此則臣隣之所不敢言而心所

未安不敢有隱如或内懷未安而含蓄不發是不以
實心相待而自疎外于督府義之所不敢出也緣私
喪未葬 詔使又臨今始吐露遲緩是愧誠願自今
以往一以信義相勗兩心坦然無所遮蔽使交搆之
人無隙可抵以 共保終始協濟大事不勝幸甚

袁軍門 崇煥 揭帖

不穀輒有寃痛事情不容含嘿謹具一本上聞 朝
廷一面咨報詎竊念媾倭款奴兩句實當初大人題
本中語若不另行籲號於大人閣下循例移咨有如
各衙門之例則揆之情禮似不當然兹敢不避煩複

冀垂諒察焉不穀猥蒙 聖天子恩典忝守藩服今已七年矣綢繆陰雨保固疆圉之心實未嘗食息忘柰壬辰兵燹剪焉傾覆之後生齒未及繁庶財粟未及儲峙城池器械未及修繕猝遇丁卯之變寇勢甚盛無力捍禦避入海島苟保朝夕幸賴天心悔禍虜自求和遂與之羈縻以緩目前之禍此則 朝廷之所已洞燭若以不能自強失守邊封爲罪則死無所辭苟曰誠心乞和有若納欵之爲則寃痛甚矣至於與倭爲媾之云訛言之無理一至於此聞之骨驚寧欲無生小邦不幸傅海而國與彼爲隣雖不能閉關

謝絶不許來往而涅齒卉服本非族類國中民俗視同虫豸不忍相近今使村閭下賤與爲婚媾死且不從況自祖先以來世守侯服沐浴聲教而忍爲嫁女娶婦之事以貽千載之羞乎事之不近莫甚於此流言之行當止於智者而乃以大人之明不加舒究至形於奏牘嗚呼是亦命也抑不穀之所大懼者有焉大人勳名聞於海外德望重於喬嶽隻字片言爲世榮辱不穀竊伏下風引領增氣而一朝遽得此言於所依歸之地以此痛徹心膂惟恐不見白於大人則終無以自解於天下也嘗聞古昔聖人所以能成天

下之務者以其能通天下之志也今天下大擔負都在大人肩上匹夫匹婦之不獲固宜微細畢察以通其志況不穀深究至痛不在微細者乎惟大人諒之詳在公牒不敢覼縷

孫閣部回咨庚午

爲軍務事崇禎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准 欽命出鎭云云大學士孫咨前事照得平島劉帥云云等因准此查照先該本年四月內據陳副摠接伴使李碩達在島馳報本月十二日都司劉興治帶領降㺚五十餘名將陳副摠以下各將官等殺害叛亂等情得此

卽將與治行兇緣由及小邦發兵討逆事情另具一咨專差譯官將要發送部下爲緣本賊作梗海路不通姑停未發間今准前因當職爲照犯上作逆謂之跋扈無禮於君罪在必誅逆臣與治擅殺主將又殺欽差以及無罪將士肆行悖逆略無顧忌其跋扈無禮至此而極矣島中洶洶皆言此賊將率衆投奴又言將直犯登州禍機甚迫不容少緩而事在疆場之內守藩之義當如鷹鸇之逐鳥雀縱則有罪而千里請討勢又無及忠憤所激不自量力敢爲先發後聞之計一面抄發兵馬水陸齊進以圖掩擊一面將此

事意具咨部下擬於舉事之日星夜馳報目下適有
漢將陳球夏尚進等留在椒席兩島聞興治叛狀不
勝憤惋至於流涕願領所率軍丁效死軍前帥臣義
之即許船載以行約束已定但候風便不意興治偵
伺知機率其兄弟乘船西去小邦之所欲討者只興
治一人而興治既已離島則島中所留兵民莫非
天朝赤子雖有被脅從賊之罪決不可以兵相加即
便飭令諸將姑爲住劄便地按兵無動廣加哨探伺
其還島則或云興治進攻長山石城諸島盡殺守將
另差部人入送奴穴約於六月投降而今又退以七

月爲期奴騎數百留待于獐子越邊或云與治本欲
投奴而緣衆怒難犯不得如意且畏本國討罪之擧
進退狼狽不得已歸命　天朝這等說話皆出傳聞
未得真的深欲差人部下佈候處分而迤西諸島已
爲與治所有海路阻絶無計得達玆因本國書狀官
鄭之羽還自京師接得各部咨文又見本官處諭帖
備審能柔能剛操縱在掌披雲覩日不足以喻其快
也小邦自祖先以來素秉禮義恪守藩屛二百年有
餘矣豈有一朝見　朝廷命將遣變於疆場之內而
恬不動心坐視不討者乎鄭之羽狀啓中言本國資

助興治之說入於閤部之聽聲罪致討之心方切于中給餉與馬之云不近甚矣是則自比逆亂甘爲賊黨矣日在上非可誣也除遵依咨內事意相機進退外又將原初所具興治征討咨文一度一併付呈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劉副揔 興治 回帖 庚午

停橈伊始卽馳專价惠書問訊極其繾綣勗之以戮力同心此固不佞之所願望於大人者曷勝欣幸向日之事已成過空之雲不必更爲提起以存形迹惟彼此坦然不留一點疑阻嫌恨之懷然後方得兩心

一意共濟艱難來諭所謂盡死心死力以圖報效者直是說出赤心之語令人竦然感歎漢人之出陸侵掠自毛陳時已然邊民苦之久矣而終不敢下手相抗者特以 天朝黎庶之故耳頃日興師之舉雖出於萬不獲已而寧有移怒儲胥視同草菅之理此必流離者所述出於道傳之誤而大人過聽之耳惟彼時將兵之官過島中人往來者則輒令監置一處以防漏洩此則其時事勢不得不然而亦未嘗妄行誅殺徐而察之則可知其誣矣喋喋至此亦似多言然因來示及之初非有所芥滯也嗚呼昔年先副揔解

芬釋兵之事奬邦君臣固已銘骨不忘況聞橫屍戰
場立大名於宇宙則又壯而義之有若曠世黃卷中
人矣不佞於大人雖無一日望履之雅而願見典刑
之念實切于中倘自今賓主交驩唇齒相依得見大
人榮勳明時以成先副摠爲國盡忠之志而節義功
名合爲一傳則　聖天子外藩守臣亦與有榮矣豈
不幸甚

爲副元帥鄭忠信揭劉興治帖

竊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生殺廢置威福之權當
自　聖天子出此春秋所謂大一統也向者聞足下

二難流離異域備嘗艱險萬死一生自拔於豺虎叢中亦惟 聖天子之恩爲不可忘也至於副摠節下橫屍戰場爲 聖朝立大節天下之人義而壯之況在我國之人素所愛慕者乎聞足下來在東江未嘗不以慕副摠之心慕足下也一朝忽得邊耗說稱島中亂作陳繼盛以下諸將官皆被殺害幷及 欽差而足下實專輙之傳聞洶駭皆言將叛 天朝直犯登州且有潛師東搶之計云國中上下大小莫不心痛膽怒思欲聲罪致討玆承 朝旨果興問罪之師且爲待變之舉誠以大一統之義不容一日泯滅故

也尋聞足下因服待罪歸命　天朝則始詡當初邊
耗或出訛誤而等待的報之間不敢遽然罷兵今則
足下已領兵還島其不爲　聖天子之逆臣已明須
得閣部咨文及諭帖亦有相機慰撫或待以不死毋
致紛紜等語是則　聖朝必以繼盛之死爲由於衆
怒而褒忠之典當及於同氣足下今爲前罪可貰後
效可責之人矣昨有　朝命許令班師玆遣幕下褊
裨告以終始曲折盖始之興師本欲爲　聖天子討
罪非有私怨也今之罷兵亦所以奉承　聖天子之
意非有私恩也自今以後但當同心敵愾務令邊境

寧謐則不惟本國之幸亦足下之幸而終爲 聖天
子純臣兄弟聯芳垂名竹帛豈不懿哉惟此之望

疏劄

玉堂請自強劄 乙未

伏以天下之事千變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先儒所謂大根本者此也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一念之微毫釐之差似若無甚大害於事而符驗之應於外者捷於影響政治之得失國家之存亡皆於是焉係斯豈非可畏之甚者乎竊觀今日國家之勢流離傾覆之餘其幸不絕而僅延者有如

一髮之引千斤淪亾之禍迫在朝暮此正皇皇汲汲食不下咽之日而中外之人率皆以玩愒爲事志氣餒薾筋骸慢弛有目前苟安之心無持久經遠之慮至於懲前毖後之謀及時自強之策則悉付之無可奈何而束手深拱坐待必至之禍偷安之習日甚月熟不獨於外方而都下爲甚不獨於委巷而朝廷爲甚甚至大臣有安危之責而不肯爲極力擔當之計盡瘁之義或歉於具瞻之位臺諫以匡救爲職而未聞有直前敢言之風委靡之形漸見於振綱之地嗚呼上天降割亂離瘼矣 國將喪矣無可往矣凡有

血氣誠宜扼腕沫血思有以自奮而乃反泄泄沓沓
日趨於媮惰其勢若有所使而不能自已者然豈非
大可怪懼哉臣等蓋嘗深思其故而有得焉其言當
不外於前所陳大根本之說矣竊念 殿下遭亂以
來憤深戴天痛積嘗膽其欲復讎洒恥之心庸有極
哉而遜避退託之念橫在一邊不惟作於念慮之微
往往或發於 命令之間講論之際雖以大臣宰從
苦口開陳而終不爲之釋然焉惟其存諸心者如是
故凡於立政改紀撥亂圖治之事一切未嘗以自任
有如期滿之官束裝治任坐待交承之至者嗚呼

殿下身當付畀之重目見艱危之急而猶不肯自當其憂則在下之人又誰肯爲 殿下佛時仔肩以當其潰裂之勢哉此今日人心之不振庶事之日隳莫非 殿下一念之誤爲之根本則 殿下亦安忍重一念之改而輕 社稷之亡哉至於須臾不敢入廟之教則又不惟使百僚解體衆聽惶駭而其戚我先王亦已甚矣臣等請爲 聖明探本而陳之人之死也魂氣既散不可復聚而所賴自家精神復是祖考精神故七日戒三日齋求諸上下陰陽先集自家精神則一氣所感理無不應奏假之際洋洋降臨此

先王之所以重廟享而黍稷明水取膋焫蕭無所不用其誠者盖求以聚祖考已散之精神也故易於渙萃二卦言王假有廟渙者散也　祖宗之精神已散故至廟而聚之也萃者聚也聚已之精神至于廟而聚祖宗之精神也而其效之大則又至於民之萃也以是而堅其歸向之心民之渙也以是而收其蕩析之心此假廟之義所以取於二卦而其在今日尤不可以不急急焉講而行之也嗚呼　廟寢爲墟鐘簴成塵　祖宗在天之靈其亦渙散而無所止矣棲遑而無所托矣禴祠烝嘗雖或代人致虔而　祖宗之

顧歆其亦不可得而必矣　殿下於此豈不爲之怛
焉以傷心乎於是而不思所以聚精會神是用孝享
無使　祖宗之靈久彷徨於外而乃曰予罪人也不
可以復　太廟之庭聖王之所以罪己責躬者本不
如此而於　殿下平日奉先之孝亦太乖矣夫廟以
宅神而致死之不仁也今以事生之道言之人子之
事親不幸而遭倉卒之變不能守先人之業不免胥
及於顛隮而終幸得返於室堂焚燬之後親靡安處
寄寓荒凉則方將就省慰安之不暇而反曰我棄基
矣不可以復父母之庭定省之節甘旨之供不肯躬

親則父母之心安乎否乎人子之道得乎失乎設使父母怒之猶當婉容愉色起敬起孝深受其罪使可哀憐而已而不當自絶於親如此況未必怒乎 殿下誠於中夜靜坐之際損去他念試以是而思之則必將有大不忍於此而不勝悔於前日之教者矣此而不悔則是必前所謂一念之誤者爲蔽已錮雖其祖宗之靡依子道之大虧皆忍恝然而臣子理直之言亦有所不得入矣豈以 聖明而有此哉伏願殿下穆然深思幡然改圖卽下明旨申戒有司恭修祀事格于 先王上以萃渙散之英靈下以萃渙散

之人心凡所以慰答　祖宗悅服百姓者並皆次第
修擧毅然以重恢光復之業爲已任慨然以討賊復
讎之事爲已憂布告中外策勵臣隣授政分職使各
自效而躬勤於上以董率之如有不職卽糾以有司
之法立誠心以導於前振紀綱以驅於後使內外大
小曉然皆知　聖上之心奮然有爲非復前日之退
託則孰不歡忻感悅作心振氣殫竭筋力以趨於事
乎大臣必能奮庸熙載夙夜匪懈以濟時艱矣臺諫
必能遇事盡言犯顏不諱以肅風采矣以至於大而
六部小而百司必能恪勤職事矣內而都下外而四

方必能奮迅自勵矣曷敢有玩愒偷安泄泄沓沓不
率我　聖上風動之化乎譬如天道之運於上無一
息之停而日月往來寒暑推遷四時五行雷霆風雨
各宣其氣各敷其化而百物生焉歲功成焉豈非易
而簡乎此　殿下一念自強便是體乾之功而措之
事業無所爲而不如其志端拱九重意諭色授而百
寮聳動萬里奔走以之治兵則軍政修以之理財則
儲峙廣以之而賊可討讎可報重恢光復之業不難
致矣豈不盛哉古之英雄豪傑之主雖丧亡塗地而
其氣益厲未嘗以摧敗挫衄之故而必輟其有爲之

志故一旅之衆十乘之車二城之地初非可恃以自強而終能出死得生以亡爲存肇丕基於旣傾之後延國祚於垂絶之餘況今淪敗雖極而所賴以爲力者不啻倍蓰於彼焉誠能以 殿下之英武將之以必爲之志不以摧敗而喪沮則今日之勢豈至於終不可爲哉但患無其志耳傳曰志立而事半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志旣立而行之以至誠則天下無難濟之事矣伏惟 殿下深察焉

王堂請守都城劄 丁酉

伏以國事至此可謂急矣累卵非危漏船爲固淪亾

之禍迫在呼吸今日不言則臣等爲負 恩矣請深
明已然之故而冀 殿下之改圖願 殿下勿諉之
於眉燃之難救勿諉之於蒭言之無取而試 垂察
焉百年大木枝葉未有害而揭然而蹶者根本撥也
方今國家之勢蓋無一枝一葉不受其病而都城又
不能守則是並根本而絶之也國將何所賴以立乎
往在壬辰國脉未甚斲喪 王綱未甚陵夷民庶而
富其心未甚離散而 大駕一動未出都門而民不
知有 君上當時播越顚沛之狀至有臣子所不忍
聞者其得免於覆亾而保有今日蓋天幸耳天幸其

可再徼乎今日之事又與壬辰相懸離都城一步則民皆仇矣無可往矣　宗廟亡矣在廷諸臣孰不知此而近日　廟堂之議以爲移避之擧勢不得已惡是何言耶賊在境上今幾年矣而　廟堂諸宰於守禦攻戰之策無一事着實講究每以都城爲不可守根本之地爲可棄而走聞有守城之說則羣起而非之或目之以大言或斥之以愚人雖以　聖上高世之見亦不免此此非　聖上之見於此有所不逮是皆諸臣之罪也無枕戈沫血之志有苟安目前之心悠悠泛泛玩愒度日使　聖上高居而俯臨之無事

可恃以為經遠之計邊警乍急則先為保妻子之謀
搬移家累繈屬出城使閭巷小民望而效之數日之
內將至於都市空虛其在今日 聖上固已預見於
未然之前宜以都城為難守也雖然今日之計亦未
有棄都城而圖存之理都城一棄則四方瓦解 命
令不通適足以增彼虜之銳氣乘勝長驅直擣無人
之境則一隅何處是為固地鴨水前頭處處靡騁蹈
海之外更無他策思之至此心膽欲裂頃日 聖教
有曰國勢雖迫上有父母之邦次有 天將布列中
外我國寧有終不振之理此痛切之言也今日事勢

雖極危迫亦不至都没奈何而備邊諸宰未有汲汲
措畫以爲守禦之計而歛手端坐但以徐觀賊勢爲
言未知彼賊將不守而不入不戰而自退乎是其末
梢不過欲使　殿下躬駕而尋壬辰之轍豈不痛哉
伏願　殿下深爲　宗社之計堅定固守之志毅然
奮發勿爲私念所撓奪燕閒之所深思朝晝之所猷
爲復讎洒恥之外更無他事使中外士庶曉然知
殿下勵討賊之心決死守之義則疲憊者厲恇怯者
勇潰散者集而國事尚可爲臣等竊見古昔帝王當
危難之際莫不躬擐甲冑櫛沐風雨或親當矢石或

自覘賊營履至危而求安冒萬死而得生今者羽書
交馳事機方急　天將在城夜不安枕巡城鍊兵日
不暇給而　殿下方穆然深居視若他家事揆之事
理豈宜如此夫以我國民窮財盡不能自強　殿下
憂宗社之難保號籲於　天朝至誠所感王師再出
大將來臨民心有恃此乃拯己之兵也活我之師也
殿下宜以血誠相待接見之際損去繁文單騎而進
密席而坐警急則告計策則問日以望救之意垂涕
泣而道之約以相隨騁騖於　王師之後則彼既承
天子嚴命以保存藩邦為任寧有不動於　殿下之

誠意而不盡心於備禦耶招撫我軍協助 天兵以
爲死守之計則今日都城决不至於終不可守也雖
然欲守都城先守長江乃爲善策往年 殿下嘗以
此爲教至以汪立信之語爲訂 睿筭所在固非偶
然而數年以來守灘之事有同兒戲不成貌様如此
而欲禦此賊豈不難哉今聞天将将欲分兵據守江
津兵法得地形者勝此固爲全勝之筭矣伏願 殿
下申飭有司告諭臣民親御六纛厲氣巡城督帥諸
将視事江上因巡上流之形嚴勑防守之事使旌旗
鼓甲精彩頓變京師形勢自爾壯固則先聲所及士

氣百倍八方民庶懽忻踊躍孰不願爲 殿下致死力乎賊奴聞之亦未必不爲之氣挫而長驅之勢或可以少沮然後俟 天兵大集鼓行而南則兇醜不足平而中興不足致矣臣等俱以迂腐忝居帷幄徒懷死辱之心未有借箸之謀特就前後 聖筭之已及者而爲 殿下勉焉惟 殿下不但發之於號令而必求施之於事爲積誠意以得天將之心守上游以壯天塹之勢而又必堅定志意鎭靖人心以爲守邦之本則今日急務實不外此抑臣等於此願有復焉人主之憂莫大於直言不聞以言爲諱未有甚於

今日大計日誤國事日非而無一人盡言於 聖明
之下但務爲順旨之計 殿下之臣豈皆阿諛之輩
而惜身之人哉良由 殿下執德不弘厭聞已過逆
耳之言或發於進戒之際則輒下臣子不忍聞之
教以塞忠諫之路故也傳曰畜君何尤書曰自用則
小惟 殿下加之意焉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應求言 教疏 戊申

伏以臣伏覩三月初一日 備忘記一札十行丁寧
懇惻憂民保邦之意發於血誠溢於言表而又慮
聰明或有未及幽隱難於自達許令中外之人各盡

所言噫第五倫讀詔書而決光武之爲聖主臣雖愚
懵奉讀 聖旨有以知 殿下憂勤初服勵精大猷
思欲翕受敷施奮發有爲不肯因循牽補苟安目前
而已之盛心也嗚呼大哉臣智慮淺短經術空踈旣
非識務之才又無適用之學尚安有忠言谹論可以
副 殿下之望而動 殿下之聽哉顧念今日國家
之勢十棊九卵未足以喻其危驚濤敗楫未足以喻
其懼俯仰呼吸未足以喻其急 殿下埶然諒闇之
下慘焉哀疚之中深憂默念夙夜淵谷四顧茫然未
有涯際至誠求助不暇待成王訪落之日則凡在臣

民義當灑泣敷對之未暇況臣受　恩深重銜感已
久何敢自諉庸陋而泯然無一言以負　殿下乎臣
誠有所不忍於此而亦不欲廣引前言泛論治道徒
爲觀聽之美而不切於應病之用請即　殿下恤民
之旨與夫近日之事而反復推明之惟　殿下之裁
擇焉夫恤民之實在於寬其力厚其生而二者之本
又在於節儉不能節儉而求以輕徭薄賦以恤其民
譬猶不塞其源而欲絕其委豈不傎哉況今兵戈喪
亂之餘生齒未息田野不闢出郊而視之則蓬蒿荊
棘一望無際者在在皆然粟米麻絲之出於土地者

不能百一於平時此正君臣上下惡衣菲食爲民惜財之日而奈之何奢侈之風經亂愈甚下士衣綾段韋布服細綃吏胥賤隸襲華重肉是乃收以溝澮而泄以尾閭古人所謂奢侈之災甚於水旱者大可懼也宮省事禁臣不得以知之而只以供上紙一事言之則其品之美好倍於　祖宗朝規式而少或不謹則該司官員各邑守令無不坐罷中外承風鬪爲佳品費財已多而猶懼上納之際或遭點退厚賫綿布以賂其吏其爲浮費不亦甚乎而竊聞此紙初不盡爲　御用羨餘之數或以　須賜諸宮終歸防納之資

或自　闕內不入其紙而直受價錢數年以來傳聞藉藉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低其紙品省其羨數取足爲　宮中之用而止則民受初政之賜豈不厚哉臣之所陳只此一事願　殿下之觸類焉正殿未成行宮褊陋固不稱於　至尊居養之所而然猶侈於堯之土階高於禹之卑宮敞於夫差之積薪安於衛文公之野處則生聚教訓之前雖或不遑此事未爲大欠而其時當國之臣自不免於貪贓狼藉傑搆而處其心盖懼　上意或怒其豊於自奉儉於君父且其飾爲治安之言諱民愁歎之狀開導人君宴安之

心以固其寵者乃是小人常態於是建議以爲法宮不可不立鞭催子遺之形骸椎剥瘡殘之血髓役未及半而民已困於塗炭之中矣可勝痛哉頃者 殿下以山陵大役 詔使接待等事深愍民生之不堪供應許以宮闕都監所收米布移用而又令毋得再行分定臣知 殿下之微意其不以建宮爲急明矣此山東之民所以願得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也人心不常入奢最易願 殿下之固守焉至於 山陵 詔使等事乃是送終事大莫重之禮固宜極其誠敬不敢有秋毫未盡之事然於其間亦豈無虛文

浮費在所當已者乎亦宜明降指揮其中不當於禮而有傷於民者並令蠲罷不勝幸甚臣聞 懿仁王后之喪都監當事之臣過於勤幹卜定名目罔有紀極竭盡民力務爲觀美至於 梓宮至山經夜幕次自前例用油幕排設而乃起造假家羅絡山上望之如神力所爲云推此一事餘皆可知嗚呼臣子必誠必信之道豈在是哉此事雖涉細碎亦係傷財害民之一段而啓後日無窮之弊況其時失火之變實由假家尤不可以不戒也且與 健元陵同在一山之內而石欄麟馬凡附於陵者其崇侈壯麗悉皆倍之云臣非目覩不敢以爲必然萬一有之則毋褻踰於

父喪藏會猶且搆譏於孟子況以子孫之喪踰於祖
先揆諸情義豈不爲大叚未安乎惜乎其時在廷諸
臣無以此言警欬於 先王之側使 先王無以自
說於後世此豈 先王與 殿下之所知乎臣嘗痛
之以爲忠於君父者不當如是故不敢不盡言於今
日伏願 殿下深思熟察毋以前事爲例只以曾子
愛人以德之訓爲法只以 太宗大王追奉 健元
陵之制爲憲以彰我 大行大王恭儉之德千萬幸
甚臣非欲使 殿下爲天下儉其親誠以踰於 先
祖自是義理不安乃孟子所謂不得不可以爲悅
者政使有財猶不當爲況今日事力又是無財之甚
乎臣又聞近日 山陵起役用民已多而旋因妖書

之出卽便停止別求他山云臣在遠外未知書中所言有何熒惑聖人但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人之殃慶禍福豈死後葬地之所能爲也此所謂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之說非識理君子所宜道也如使術家之言果一一有驗則李淳風郭璞之輩當自占天下第一吉地使其子孫世爲王侯將相而其後未聞有顯者此其恠誕不足信明矣以 聖上之明所宜火其書而痛絶之使不得流布於世而乃 命看審他山有若崇信之爲者輕棄 先祖已卜之地不惜疲氓已用之力使衣冠之奉不以時定不幸而遷延時月或至於後期而慢則豈不重爲未安臣竊惑之臣又聞 詔使之行自義州至於 國都迎接館待之禮極其豐盛糜費之資動以萬計雖以平時富庶之力一經此行沿路枵然剝在今日幾何而不至於枯竭耶其間許多浮文末節當省與否臣不敢知

惟彩棚一事臣亦知之極為鄙俚真聖人所謂優倡之戲不當陳於禮樂之地而勞民費財又且不貲作無益害有益莫甚於此亂離之後累接 詔使而不設此戲其於大禮未始欠闕因而廢之甚合事宜而聞丙午詔使之來又復設之云兵戈以來至急之務至切之事多所未遑顧此戲玩之具豈是首先還復之舉哉今於舉國悲慘之中必停此戲臣願自今伊始永為停罷使雖至昇平百年物阜民安之後亦不復作此非禮之禮浪為勞費不勝幸甚嗚呼記有之國無九年之儲曰不足無六年之儲曰急無三年之

儲則曰國非其國也盖成周之法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用財也莫不有制計一年之入而四分之用其三而儲其一積三年之儲則又成三分恰支一年之用所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者此也是其節以制度量入爲出時其贏餘以擬不虞故雖遇水旱之災師旅之變民無加賦之患而國無乏用之憂降及後世則用財無制故取民無藝妄興功役忽爲浮費不足則加賦以繼之又不足則横歛以充之是乃量出爲入以財徇欲財安得不傷民安得不困乎竊聞近歲國家經費之數一年之入不足

以供一年之用所謂國非其國盖不足以言之而婚姻喪葬賓客之禮愈務華盛雖以稱貸市廛之蔵引用來歲之貢而猶不知反求節儉之道豈有千乘之君作此寒乞兒計活而可以爲國者乎平時無事或可知此支撑架漏度日不幸而有數千里之旱蝗不幸而有乘釁之冦敵則臣未知何以處之何以應之民愁兵怨盜賊四起君臣上下泣涕漣如終至於淪胥而已思之至此氣咽心悸此臣之所以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願以節儉之說爲今日恤民之本雖如山陵 詔使莫大之禮請從儉約雖得罪於 聖上

孝敬之聽亦不避也伏願　殿下誓告大臣嚴勑有司内自宮闈服御之用外而至於朝廷之禮下而至於閭巷之俗無不節之以儉約之制然後一洗前規定爲成法略倣成周四分用三之制守之以堅苦之心持之以積久之功庶幾寸有所進而尺有所長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如此十年而民財不阜民力不舒國用不稍裕邦本不稍固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面瞞之罪　殿下雖欲赦之而臣亦不敢承也嗚呼恤民固邦之説臣旣因　聖旨所及而略陳於前矣至於使民遠近響應鼓舞風動固結而不可解則

又不在於此臣請得以究言之哀公問服民之道於
孔子聖人宜以端本澄源之論直指君心而乃曰舉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誠以君心
之邪正公私民有不得以知者而觀於進退用舍之
際則其中之所存判然如黑白之可見而至愚而神
者輒以爲向背焉聖人之言嗚呼旨哉善者人之所
同好惡者人之所同惡人君誠能好惡以正取舍以
公則彼同有秉彝者孰不懽忻感悅以爲已歸乎是
其一舉措之間而感應之神速甚於桴鼓民心旣服
則令行禁止惟君所爲而危可使安弱可使强天下

無難事矣其或不然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彼咈然而怒溲然而散者其能威制而力勢之乎竊見 殿下即阼之初登黜進退舉皆有以大服民志旬月之頃四方風動而獨其銓相除拜之政似不出於大公至正之道閭巷竊言有識懷憂雖以臣之愚極知 殿下內舉不避親之盛意而猶不能釋然於識者之憂也蓋其當初李貴所論一紙政草戚里聯名者固爲 新政之累而臣意猶謂其時大小除拜悉從首擬蓋 聖上於哀痛之中但任該曹所擬未嘗以一毫己意參

入於其間非有私於此三人也惟其秉銓之臣陰揣
上意謂必有私淸班重地連絡注擬媚悅取寵自謂
得計而導主爲非略無忌憚鄙夫情態爲可憤耳若
其銓相之薦乃是大臣所擬而其人不與焉則命之
加擬又不與則又 命加擬必得其人之姓名然後
始肯落筆焉 殿下之希入已意任情低昂至此而
甚矣不惟臣不能釋然於識者之憂雖 殿下亦無
以自解於天下後世矣其人賢否臣所未知設使前
後注擬四五人淸名實德盡出其下 初政淸明不
當及於私昵況未必然則其爲累顧不大乎有馬援

之功則像之雲臺可也有橫渠之學則登之薦剡可也苟非其人則與其以私妨公不若避嫌之爲愈也殿下延登元老置之相位自以爲賢於夢卜則尊之不以貌而以誠任之不以貳而以專然後可得盡其用而乃於爲朝廷擇銓衡一大除拜不用其言而直任已意若然則獨運萬幾足矣亦安用賢相爲哉本朝之制三公失權惟兩銓相擬薦乃爲其職而今旣不得其職則大臣不可則止之義豈但苟充貟數而已聞李元翼乞免之請出於實病然恐殿下之所以待之者亦未必不有以致之也殿下於愼始之日已用如此滑手段日後之憂何可勝言而三司噤默寂無一言 殿下之廷能爲讜論不避權貴

者不爲無人而側聽累月亦無所聞彼豈以此事爲盛舉也亦豈皆其所好我其心不過以爲親愛所辟不可以公道勝耳則吾君不能莫大乎此臣竊痛之及其一脉公論僅發於草野之章則彼亦不能自安於法語之言方爲辟避之計而 殿下又示以非常之數使之委蛇盤礴尚據其座不識 殿下必任此人有何大益於 國家而輕大臣蔑公論之失一舉而兩得之以重失遠邇之心乎一兩月來國言愈騰至於屈指而數之曰某也常以定策自當而今其子爲某官其黨爲某官某也常以調護自任而今其身

爲某官者以 殿下爲輕用爵位以爲酬報之資者
然噫設使其人真有定策調護之功以 殿下之明
必不爲安順桓靈之舉况我 殿下簡在 先王慈
孝無間孰敢貪天之功以爲己有而盜 殿下之爵
賞乎此其爲必無之理明矣而人猶有所云云者豈
非以前日之舉有以來衆人之口而形迹所似人情
易疑 殿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 殿下
養德潛宮十有七年仁孝恭儉樂善好學之實聞於
遐壤一朝 正位宸極萬物咸覩朝野拭目想望太
平而乃以舉措偏私見疑於四方今夫一邑之宰其

所治不過百里而到任之初一失吏民之心則後雖
欲鎭定保合以爲善治用力甚勤而見功甚難況乎
一國之大萬姓之衆人各有心而顒望之初未有以
厭服之則後日收合之難當如何哉安危之機間不
容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慮中夜仰屋而長吁者也
然臣竊料 殿下潛心經訓博觀前史其於是非公
私之辨治亂興亡之故察之熟矣豈不知姻婭私昵
之布列朝端有累於 聖德而非盛世之事乎得非
新登大位上下情意未及諳熟而遽遭危疑之變耿
然深居不免有疑懼之心遂欲廣置親信以擬急難

之用乎　殿下之慮或出於此則又大誤矣夫天地之所以廣大無外人主之所以尊而無對者以其無私也若天有私覆則有所不覆而爲不大矣地有私載則有所不載而爲不廣矣人主有私比則有所不比而爲不尊矣目今朝廷百官孰非　殿下之四體三軍萬姓孰非　殿下之赤子乎一視同仁以得其心則不幸遇難孰不爲　殿下捐軀者乎不此之圖而顧欲自託於數三親信之人則親信者無幾而餘皆爲疎遠之人矣　殿下之有不亦狹乎　殿下之勢不亦孤乎計無過於此者矣且夫自古戚里之中

亦豈無可用之人而明王誼辟未嘗有尊寵信任之
者蓋以此輩闗通內外蹊徑無礙內之可以行毀譽
眩是非以蔽聰明外之可以立門庭招權勢以作威
福於是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爭相趨附競爲阿黨
排擯異己斥逐忠賢其勢必至於亡人之國故也伏
願 殿下深惟前失亟賜改圖恢弘公道屛遏私昵
廣收人望列之庶位然後圖事立政則詢於朝而不
謀於家人君以三公爲腹心六卿爲股肱臺諫爲耳目誠能得人而信任之則垂拱南面而事無不治績無不凝如或內懷猜疑密行防察或訪於姻婭親黨或咨於左右便嬖則讒言必入而賢者日踈國不可爲矣大抵不能詢言於朝公爲啓達而寅緣曲徑以入者皆交搆之言人主深察而痛絶之然後

無偏聽生奸之患況可咨訪而導之以言乎為官擇人則求之於宦官宮
妾不知姓名之流而不求諸交通締結倚附幽陰之
類頃在二十年前士大夫家有穿穴蹊逕交通宮禁者清論唾鄙視若浼已十許年來朝無清議倖門
大開縉紳之家能以此事為耻者僅有若干於是宮闈成市各立門户各招貨賂邊將守令皆有定價爵
賞刑罰不由公道寖至於君臣上下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不惟下之人不能言君上之過舉上之人亦無
以正臣下之罪惡依阿淟涊諂瀆成風以至于先王末年而朝著之穢濁極矣今於端本正始之日若
不杜絶此路使宮闈肅然則士大夫耳目所慣恬不知耻遺風餘習易至滋蔓蔓難圖矣深可懼也天
位天職與賢者共之而不敢為私恩之地則日月之
更萬方咸仰朝廷清明遠近悅服而王化行矣臣聞聖人
之言一字不苟故得其褒者榮於華衮受其貶者威於鈇鉞以各當其實故也近見　殿下敦諭卿相之

際多爲品藻之語萬一或不稱實則於聖人語默之節豈不有損而人亦有窺其淺深而竊議之者矣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之不可不愼而繫於人心之向背如此幷乞留念 抑臣之爲說又有進於此者非臣之說乃先儒之說非先儒之說乃聖人之說也伏願 殿下勿以爲常談死法而遽厭棄之幸甚臣聞天下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之心正則內而宮壼外而朝廷近而輦轂之下遠而至於率土之濱無一不歸於正書所謂皇建其有極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此也雖然人心之所以常患於難正者己私害之也而人主之心則其受攻於物又萬倍焉故古之

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未嘗少放於軀殼之外以爲物引是以寂然未發則鑑空水止而萬理皆備感而遂通則隨事順應而品節不差非窮理以擇之於先主敬以守之於後則不能以與此也虞書所謂精一執中孔子所謂格致誠正克己復禮子思孟子之所謂明善誠身其示人用力之方不啻丁寧而 殿下之講究於方冊不啻詳且悉矣臣之淺陋非惟不敢覼縷亦無容覼縷獨恐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深宮燕閒之中萬幾紛沓之際尊所聞行所知之功或有未至則生處

難熟熟處難忘惟聖作狂或在於一念之間耳伏願
殿下裁決庶務之暇不廢講學之功常以義理澆灌
心胸游心昭曠之原不爲私欲之累使清明本然之
體常在常覺以爲處事應物之本而惰慢邪僻不設
於身視聽言動一由乎禮使吾之所以治心檢身者
無所愧於屋漏則刑家御國之效自然薰蒸透徹無
所不及豈不盛哉召公之戒成王曰惟王受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不敬又曰若生子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臣讀書至此每歎

其忠誠懇惻足以警動幼主未嘗不擊節諷誦至于
今日則益知其言之深切而繼之以隕淚也昊天之
不弔甚矣人謀之不臧久矣國勢委靡日就不振如
日下山如水赴壑　殿下之嗣守基業正所謂無疆
惟恤祈天永命在今日墜失厥命亦在今日而其幾
之決特在於敬德不敬德之間　殿下其可自逸乎
其可自滿乎其可不敬德乎方天命眷顧之新值人
心蘄向之切此正先儒所謂因時乘勢有爲之會也
伏願　殿下惕念而奮發焉嗚呼臣之所以拳拳於
殿下者只此前後二三策而已無他奇計可以仰備

採擇然懋聖學以建民極公取舍以服民心崇節儉以厚民生君人之道大略舉矣而其所以尼尼說出者又無非愛君憂國之赤心惟 殿下察之第念愚忠所激言語樸直忤犯貴近搪揬時諱罪當萬死然苟利於國他非所敢計也子夏之言曰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念臣數年春坊昵侍耿光消埃無補虛竊寵榮固知無所取信於 殿下而純愚伉拙不爲邪枉之狀則或有以洞燭之矣伏願 殿下勿以謗訕見疑勿以犯分爲誅亦勿以狂妄處之但許優容而已焉則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請從祀五賢文廟疏 代本道儒生等作

伏以天下之言有關於治道之大而行之無朝夕之效不行亦無立至之禍者時君世主例以爲迂遠而不加省納殊不知基業之久促治化之汚隆人心之向背實係於此此前史之所惜而後日之當戒也先正臣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李滉此五賢者乃吾東方豪傑之士也其學問道德之懿當式於後世繼往開來之功當享於文廟以 殿下之明豈不灼知灼見而以此言進者亦可謂萬口之同辭百年之定論矣然而 俞音久閟縟禮遲延公議逾激而

乾剛益亢臣等竊想 殿下天縱睿智日躋聖敬其於五臣之賢必與之心融神會而有不同時之恨則從祀兩廡之請初非逆耳之言而其所以留難至此者 殿下之心必以爲言雖大而不適於實用禮雖盛而不切於時務格而不行非國之所以存亾置而不擧非世之所以治亂昌若今姑捨此而從事於架漏補弊救目前之急云耳然則 殿下非以此擧爲不韙特以爲不急臣等之所以裹足千里披肝叫閽者誠爲此懼也臣等請爲 殿下探本而言之夫人之所以能羣居而不爭人主之所以能以一身臨億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今一國之所好在於五賢則　殿下亦旣好之矣一國之所欲在於從祀則　殿下何故而不欲之耶　俞音一下千里響應縟禮一擧八方鼓舞精神所萃國勢磐石　殿下何憚而不爲耶衆志不通輿情益鬱士趨靡定邪說間作裂裳長往之歎或萌於韋布之流　聖明於此宜穆然而深思也　嗣服之初有姑待後日之　教四方傳誦皆知　聖明於此非有所持難特以三年之內有所不忍焉者翹首拭目佇待今日而又有待後之教四方缺望莫曉　聖意之所在也聖人之言曰如

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不義之當已義之當
行皆貴於果决而不貴於遷延如知其義斯速行矣
何待後日因循擔閣蹉過盛事實非臣等之所望於
聖明也臣等竊聞 聖教有曰 先朝之所未行今
不敢輕議此則出於 聖上仁孝謙遜不敢自居之
盛心臣等固已擊節而贊誦之矣然以臣等所聞五
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聖繼神承損益因時不
務於必同故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行
周公之制禮作樂皆武王之所未遑如使先王之所
未行後王皆不敢輕議則古今國家惟創業之君方

有施措而繼世之主皆將束手閉口無所猷爲矣豈
有是理哉況此五臣之賢　先王之所嘗嘉奬襃崇
靡所不至則今日縟禮之舉乃爲繼志述事之大者
不當以輕議有疑也臣等又聞　聖教有曰上下之
間情志旣通則雖遲時月有何所妨臣等之所歎服
未有大於此　教而臣等之所疑鬱亦未有甚於此
教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夫子繫之曰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此然後方可謂
之交孚矣今於尊道重事上下相持不相聽信徒假
借以色辭而謂之情志旣通臣等之所未聞也況情

志不通則通猶有望旣通而不行則又何所望亦終不行而已臣等之疑鬱安得而不滋甚乎伏願 殿下深思五賢之功當與於俎豆洞察羣下之情舉切於尊道上以盡善繼之志下以貽燕翼之謀使聖賢之道中正之學如日中天萬邦咸仰士有定向人無異師邪說者不得作則吾道幸甚國脉幸甚臣等嶺外人也僻處深居淺學謏聞雖於五賢之道無所發明而緇衣好賢之誠亦出於天賦之彛引領 明時傾耳盛舉而近聞賢關瀝血之章十六上而不得命極知草莽之言不足回 天日之聽而區區愛君

之誠不忍遂黙不言如蒙 聖明特賜垂納不以踈賤而忽之不以迂遠而棄之則臣等之説行臣等之説行即太學之論行太學之論行即五賢之道行賢關多士必不以奚爲後予致怨於 聖明矣情迫辭蹙不知所裁伏惟 聖明留神澄省焉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箚

玉堂論旱災箚 癸亥

伏以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遇之而懼者常興狎侮而自肆者常亡此天道之所以不僭而往事之可爲鑑戒者然也頃者 國運中否政昏刑亂八路嗷嗷皆懷離散之心而 宗社之危不啻如綴旒幸賴

殿下以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撥亂而反之正行權而合於道不終日而會朝清明表著彝倫剗除兇穢凡苛征虐斂民所不堪者悉罷去之是宜和氣

應之休徵畢至而奈之何旬月以來亢陽爲災四野焦乾種不入土以貽　九重宵旰之憂一札十行丁寧懇惻臣等伏讀仰歎反覆深思實未知其故也此必天心仁愛　殿下之厚欲令　新服之德粹白無瑕更始之化臻於至理不待政過行失而先有以警戒之使益自竦動不敢有自暇之心也然則　殿下之所以欽承報答者寧可以不用其極乎古人之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避殿損膳圭璧薦祼者其文而嚴恭寅畏側身修行者其實也今　殿下於其所謂文者旣已不待政院之啓禮官之請　裁自宸衷次

苐舉行而　晉接之際　玉色不滿命令之降勤恤屢形臣等又有以知　殿下之心尤篤於其所謂實者而穆然深居之地中夜不寐之際其所以憂勤寅畏者當有益甚焉者則是心豈不足以享天心而弭天災乎臣等昵侍　帷幄職在諷議今不欲廣引前言泛論時務以爲仰塞　明旨之地請但因　殿下之所已行者反覆推論而以純心之說爲　殿下獻焉夫出治之本在於修德而學有緝熈聖敬日躋則殿下之德不可謂不修矣爲治之要在於立志而夙夜勵精圖升大猷則　殿下之志不可謂不立矣政

莫急於求賢而寤寐豪英列于庶位則　殿下之求賢可謂勤矣事莫先於定計而協同　天將志在修攘則　殿下之定計可謂斷矣意諭色授四方風動則紀綱振矣苞苴不入請託不行則宮禁嚴矣好惡無私賞罰當理則倖門閉矣喜聞逆耳舍己從人則言路弘矣凡此數者皆帝王之盛節而自古人君常患於欲爲而不能有始而無終者其病皆在於心不能純所謂純者一而不雜之稱伊尹之所謂一德中庸之所謂誠是也一於眞實而不雜以虛僞則不患於不能一於悠久而不雜以間斷則不患於無終今

殿下旣有其始矣苐未知燕閒蠖濩之中清明應物
之地果能一於眞實而無一毫人僞之雜乎此則
殿下之所獨知而非臣等之所得與也所慮者德崇
學進常在於眞積力久之後化成治定非可以歲月
遽期則　殿下之所以修德立志者能保其無怠乎
偏黨之舊習常存而同寅之效未著征繕之規模未
定而進討之期茫然則　殿下之所以求賢定計者
能保其不懈乎至於郊畿之近而奸民已有玩法者
則紀綱疑於或弛矣禁闥之嚴而女僕得以通行則
宮禁疑於或褻矣雖裁抑侥倖而時有啓寵之漸雖

從諫如流而或下嚴峻之批是則無論他日而　殿
下之秉心已不能純一於時月之頃矣先賢所謂不
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
逐而一己之私欲難除者甚可畏也竊念　殿下沉
晦閭閻志存匡復其所以動心忍性喫辛耐苦者必
有人所不堪而卒能旋乾轉坤迓續大命者無他純
心之效也管仲以毋忘在莒願於齊桓臣等之所願
於　殿下者亦若是而已伏願　殿下堅固刻厲執
德不移勿以己私而妨公道勿以宴安而萌怠忽毋
怠近效持循不已則自然　聖德日新治化日隆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雨暘時若百穀用成民安物阜之效可馴致矣豈不休哉嗚呼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朱子之告孝宗曰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誠以人君正始之初萬物咸覩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方切於是焉而不能奮發剛毅大有猷爲則亦終於委靡而已故也然則 殿下之今日豈不爲大有爲之會而不可失之時耶若或因循放過漸成玩愒志日偷惰氣日消縮歲月如流事機日遠萬計茲

然無一事可酬夙志則不惟臣等爲 殿下惜之千
載之下亦必有爲之永歎者矣惟 殿下深留 聖
意焉抑臣等又有所竊憂焉天高地下勢甚隔遠而
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故能化生萬物而歲功成焉君
尊臣卑位甚懸絶而君道下濟臣道上行故能情志
交孚而治化成焉古之聖王智出庶物而聽於芻蕘
未嘗自任聰明獨御萬幾者正爲是也竊覵 殿下
英明之質冠古無倫高居下臨或有耿視臣隣之心
則雖不期於自用而必有自用之患終至於賢者日
退而面諛者日至此亢龍之所以有悔而臣等區區

之慮不得不預為明主危之周子之論治道曰純心要矣用賢急焉臣等之論實出於此惟 殿下澄省焉則幸甚

玉堂議廢庶人劄

伏承 聖旨因大臣 啓辭令宰臣三司議廢東宮事者臣等竊念鞫廳事體至嚴且密外朝之人不得聞知若果叛形昭著外應現出則斷以大義在所不疑設令端緖未明證佐未具而鑿地逃躱之狀極其陰兇此廟堂臺諫之所以請以義斷者也臣等雖無狀愛君憂國之心不後於人不敢有他說但念論罪

而必當以常刑者義也好生而欲全其軀命者恩也義者出於臣子憤疾之同心恩者發於 聖明惻隱之至情臣等伏覩昨日 答兩司之批丁寧懇切字字由衷至引廢朝事爲戒臣等聚首莊誦感極而繼之以隕涕也當初 聖上之所以處之者極其仁恕苟有人心者固當銘肝鏤肺感戴生死肉骨之 恩之不暇而乃反作爲陰計自重其罪至於如此此乃所謂自絶于天者而 聖上仁恕之心愈往而愈篤但知仁愛之在已而不知罪惡之在彼 王言一發四方誦之信史書之皆將曰彼之稔惡也如此而

聖上之施仁也如此豈不爲盛德之事而千古之美談乎臣等忝居帷幄職在輔導且與外廷諸臣各自獻議者事體不同謹具劄以進

玉堂乞遞疏

伏以聖人稱舜之德曰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所謂兩端非指善惡二字而言若然則是就善惡之間用其半上落下底道理全不成義理全不成說話矣蓋義理無窮而人之見識不同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隨其所見各自爲說雖所論皆善而大小厚薄之不等理所必至此

所謂兩端而惟舜能於衆論不同之中準之以在已
之權度擇其善之至者用之此其所以謂大智也臣
等竊觀今之論廢人裎者其說亦有兩端焉其一以
爲　聖上於裎仁恤之極其至非唯處之以不死而
已則爲裎之道所當撫躬御　恩感戴　洪造視圜
籬如廣厦以沒其齒而乃掘土穿穴跳出其外以爲
逃竄之謀正使兇計無他只在偷生其負　恩亡命
之罪自有其律不可縱捨此兩司之論卽士師執之
之義臣等固未敢以爲非也其一以爲周官八議有
議親之文今裎雖非同氣猶是天屬不可謂不親使

其外應現出叛狀昭著則固無議爲若止於亡命苟活而已則用法之際容有所議此或者之論亦三代議辟之遺意臣等亦未敢遽以爲不是也臣等見理未精本不足以折衷羣言而亦嘗爲　殿下反覆思惟求所以盡道之方則當初　聖教所云發於天理之眞切合乎人心之所安超出常情利害之外同符古昔帝王之事此則　殿下在己之權度而爲至善之所在餘皆落在第二義矣臣等區區之慮竊以爲殿下今日用中之道亶在於是故前日獻議之時不敢於　聖教之外別立議論終始以將順爲辭其心

盖欲以第一件事望於吾 君父也論者又謂異日意外之患不可不慮此則固出於憂國之遠圖定命訏謨非臣等迂腐所敢輕論但以常理推之則天眷聖德畀以大命反正之日市不易肆此豈人力所及而十年憔悴之民膏血已竭須臾無死得見今日有如倒懸之人安臥於枕席之上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生民之大情也孰有病風狂易之人出萬死一生之計背父母而從仇讎哉變故之來雖不可逆覩而求之事理似不如此爲今之計上下同心大小協力經治廢政輯寧小民使朝廷尊重邦本鞏固而精神折

衝於千里之外則雖有兇猾之輩自絶覬覦之心竊
恐廟筭之所以計安社稷者莫急於此而他非所深
憂也大抵兩司之所以固爭者法也 殿下之所以
不忍者仁也斯誠所謂各盡其道而臣等所職又以
從容諷議容賛 聖德爲事其事體與兩司不同故
今不敢輙爲斷義之論以變前説竊意二論不可相
無並行於天地之間自不相妨而今聞兩司之意以
臣等久不陳請爲非云臣等欲言則有乖初見終嘿
則又違舊規前跋後疐不知所出伏惟 聖明天地
父母深加憐察曲賜陶鎔許遞臣等職名無令久叨

帷幄以全公私不勝幸甚

弘文館八條劄

伏以天下之事有本則必有末有本而無末是爲源盛而流涸也天下之事有實然後有效無實而有效是爲表曲而影直此皆必無之理而愚智之所共知也恭惟 主上殿下恭儉憂勤勵精宵旰半歲于玆而上則天心未豫災異屢現水旱隔幷星緯愆行下則民情愁怨殿屎方聞都下數驚閭井騷然憂虞之象日著治平之效無期是何 殿下之畏天勤民若是其至而符驗之應於外者乃不以休和耶臣等愧

然而歎惝然而慼實未知其故之所在也雖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仁者之事而聖人之訓也故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以此而論今日之事則意者　殿下之所以立本務實者必有所未盡其道也臣等昵侍　帷幄職在責難蓋嘗爲　殿下深憂熟慮思所以贊襄　聖德者而得八目焉悉皆根本之論切急之策瘉病之良藥而於機務設施之方則有所不暇及焉一曰立大志凡人有所猷爲志必在前而爲之鄉導故有其志則成其事無其志則蔑其功志有大小而其所成就者亦隨而大小焉此

志之所以爲一身之帥而爲萬事之綱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呂氏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皆自棄也朱子曰立心之則當以盡者爲準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法此臣等之所謂大志而稱願於 殿下者也竊念 殿下志存匡復運啓重恢立彜倫於旣斁存 廟社於垂亡 殿下之所成就已不可謂不大矣然此特事功耳於德業則未可擬也伏願 殿下奮發乾剛卓立此心進德則必期於作聖致治則必期於雍熙斷然以古昔帝王爲

則而不以漢唐中主自待如佛氏之所謂發大願將
家之所謂建大策然後又須辦得堅忍之心硬着脊
梁必要擔荷立定脚跟不要退轉發一令則必先思
之曰聖人亦如是乎處一事則必先思之曰果合於
聖人乎事無大小動皆求合於聖人不敢有一毫放
過則是亦聖人而已聖人豈有以異於人哉臣等於
晋接之際每以此言進而 聖意退託不肯擔當此
固出於謙光之盛德然亦竊料 殿下或未必不以
爲腐儒之言迂遠無實不可底行云爾則是 殿下
立志不高雖有睿智之資超越之才不過爲循常守

文之良主宰補架漏之治道而止豈不爲大可惜哉
惟 殿下抗志而遠圖焉二曰懋聖學夫人心之動
易流而難保道心之發至微而難見必也精以擇之
於將發之際一而守之於旣擇之後使天理常存而
人欲不萌日用之間無一事之不得其中此舜禹授
受之微旨而萬世治心之要法也千聖一心百王同
法舍此之外更無他道而至傅說必以學之一字反
復於其君者豈不以學于古訓然後擇善執中之功
方有所攷據而持循也耶旨哉朱子之言曰大學固
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亦無以爲學誠以研窮義理

辨別是非以爲去取於審機應務之際者不能不資於此也而況人主一身與韋布不同萬機之暇燕閒之中苟不捐去紛華親近書冊則衆欲之攻心者左右而至矣豈不危哉 殿下臨御以來日接臣僚講論經義商確治道不以盛暑而廢微恙而輟 殿下之於學可謂篤好矣獨臣等之所慮者一暴十寒之勢或相妨奪反躬體驗之功或有未至耳伏願 殿下講學以致其志力行以踐其實虛閒靜一之中戒懼之心無少間隙幾微萌動之初省察之功務益精審應酬之際必要一循天理以驗講論思索之力應

酬之後必要心地虛靜以爲學聚問辨之基如此不已則自然行解相資動靜交養博文約禮之功無所偏廢而舜禹精一之傳庶有以得之矣三代以下非無明君英辟爲世所稱而不講於聖人之學故一時所爲雖或偶合於道而規模布置畢竟卑近而無足觀矣惟 殿下爲戒而自勉焉三曰重宗統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稱所後爲父母而服齊斬三年稱本生爲伯叔而服不杖期此非薄於所生也誠以旣爲之後則受重之義甚大而物無二本家無二尊故不得不爲之隆殺也至於帝王之承統則受宗廟社稷

之重爲億兆臣民之主其義之重又萬萬於卿士家大宗之後矣故前代帝王以旁支入繼而尊奉私親稱皇稱帝者率皆見非於當時取譏於後世至宋英宗則賴一時正人司馬范呂諸賢能據經守正痛排異議遂以皇伯父稱濮王以王子宗樸襲爵奉祀乃爲得禮之懿而我 宣廟追崇 德興之時亦倣而行之此可謂百王之明法也至於今日事體則與此微有不同盖 殿下 宣廟之孫昭穆不可易祖禰不可亂故只得稱祖而不敢稱考旣已稱祖於 宣廟而自稱爲孫則雖稱考於所生而自稱爲子未有

嫌偪之礙故禮官之議請於　親祭或遣官時稱考而不加皇字自稱稱子而不加孝字餘皆遂用　宣廟時例此非禮官自爲臆說也蓋司馬公之言曰漢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呂公著亦曰宣帝以兄孫嗣祖統故稱史皇孫爲考無兩考之嫌也此正與今日之事相似而可以爲明据故禮官建議如此而　殿下從之其於尊重宗統崇奉私親之道兩得而無所失矣其時論事之臣猶執稱爲伯叔之文而以稱考爲非且曰當以　宣廟爲考此則未然凡立後者必以子

行爲後昭穆不紊故得稱所後爲父母所生爲伯叔
宋英宗我　宣廟之事是也今　殿下旣是　宣廟
之親孫則何可稱考而禰其祖乎且若稱　宣廟爲
考則　大院君當爲兄矣何得以伯叔稱乎明臣所
謂漢宣帝若陞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
史皇孫者眞確論也且宣帝初稱史皇孫爲悼考則
先儒未有貶議其後稱皇考然後范鎭譏其以小宗
而合大宗之統程子譏其亂倫失禮今旣避　宗廟
之稱不加皇字則於大宗之統未嘗合矣旣無兩考
之嫌而必稱爲伯叔則父子之名終無所施　聖教

所謂豈有有祖而無父之理者可謂一言而斷之矣然議臣此論雖有語焉不詳之病而其於正統不可干之大義則截然而難犯矣　殿下未可以此之也竊念　殿下英明冠古學識超詣其於公私輕重恩義屈伸之間灼有定見斷無可疑獨臣等所慮者則有之焉程子之論濮議有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務爲巧飾欺罔聖聽則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今雖公論已定舉國同辭安知異日必無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如程子之所憂者乎萬一奸人倡爲邪說曰生育之恩不可不致隆宗廟之序不可虛一世以動　聖聽

則此眞所謂以小宗而合大統之說而天地之常經
亂矣嘉靖年間張璁霍韜桂蕚席書之徒鼓作邪議
肆爲眩亂遂以　世宗所生興獻王稱考稱皇帝又
以　孝宗爲皇伯考其顚倒繆戾變易天常莫此爲
甚邪說之可畏有如此者然亦　世宗之心徒知生
我之爲恩罔念繼統之尤重故奸人得以中之耳此
誠萬萬非所憂於　聖明之世而區區憂慮不得不
預爲明主言之惟　殿下堅定而明察焉四曰盡孝
敬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此帝王之孝也然聖人之論孝不以能養爲貴而

以能敬爲大所謂能敬者引之於善諭之於道有過
則諫使無陷於不義如舜之夔夔齊栗使瞽瞍允若
者是也竊念 反正之日未遑他事卽率在廷躬朝
慶運位號旣定則備禮奉迎備物以養凡所以悅豫
其心者無所不用其極 殿下之孝可謂至矣然臣
等竊聞近日政令之未盡善者或出於 曲從慈教
有不得自由云臣等不勝驚憂亦嘗以宛轉幾諫之
意屢陳于 榻前而未蒙 允許臣等固知 聖意
之所在也十年幽閉之餘再享長樂之養今何忍違
拂其心以失其懽此 殿下仁孝之至情也曾子之

命曾元日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此而言則 殿下之於
慈殿可謂能養而不可謂能敬矣且如元帥之請耕
蘆田以爲軍餉禮部之請減嘉禮之踰制者以省經
費刑官之請治作挐宮奴以袪民瘼皆出於軍民國
家之大計以 殿下之明豈不知輕重之所在而獨
以不敢違之一念不能爲以德之愛大孝之事臣等
竊惑焉近聞有人於驪州境上當街打人曰汝雖死
我不怕雖 主上無如我何聞者駭而審之則乃
慈殿宮奴云此豈 慈殿之所知而其驕橫之習將

殺人於白晝而無所憚矣豈不爲大可畏之漸乎若
此不已則國人皆將歸怨于　慈殿不敢言而敢怒
殿下寧可以小不忍而忍　慈殿之得罪於百姓乎
惟　殿下盡敬而大其孝焉五曰納諫諍天下之患
莫大於直言不聞直言不聞則鹿馬易形於前而君
莫知之矣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世之人
君能知畜君之爲愛君者鮮矣訑訑之色拒人千里
諤諤之言如水投石莊士日遠謟人日至終至於危
亡而不救不亦可哀之甚乎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
之世願　殿下無鑑於古昔而鑑於廢朝之事足矣

竊覸 殿下寬仁而愛士思深而慮遠其於聽納之際不憂其扞格矣然聖人之言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此聽言之要法也殿下於進戒之言正事之論率皆雍容酬答未嘗有厭惡之意頃日 筵中天語丁寧曰人主之聽諫固難人臣之進諫亦難大哉言乎殆聖人置鼓立木之心也然而退省於政事施措之間則終未見有翕受敷施之盛風速雷決之美夫不從不悅則猶有可覬旣從而不改旣悅而不繹則終無望矣此聖人之所

以不能知何深可畏也惟 殿下聽言而底行焉六
曰公視聽人君以藐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御兆民之
衆應萬機之煩其聰明知慮勢不能徧察而周知故
設爲三公六卿百執事以治天職而又置諫諍之官
以爲耳目使天下之事無不輻湊於吾之視聽此聖
人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之道也後之庸君不能公其
心思廣其聰明必置私人以寄耳目所謂私人者非
必宦官宮妾也或以戚里或以便嬖凡可以順適吾
意無所違忤者皆是也始焉親近之終焉信任之以
爲是眞能不欺我者又知親信此輩本非正道必爲

公朝直論之所不容故私爲蹊逕密相咨訪彼以憸
邪之心倚幽陰之地亦何所不至哉變亂曲直擾易
忠邪惟快已意之愛憎不顧國家之安危端人正士
識微者奉身而退謇諤者奔迸而出朝廷爲之一空
而國隨而亡古人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者此之
謂也孔穴之多莫甚於廢朝故臣嘗痛陳於講說之
際以爲先事之規初未謂 聖朝亦有此事也及後
聞 遆臣之啓則以爲外間之言或不由喉舌而得
達於 聖聽街巷之間已有竊議而私憂者云嗚呼
此豈 聖世之所宜有哉必傳說之訛也萬一有之

則是天未欲平治我東而使　殿下尋已覆之轍也豈不痛哉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是三者以勞百姓此之謂三無私惟　殿下公聽而並觀焉七曰嚴宮禁王化之成必本於内治君德之累莫甚於女謁歷觀前代理亂之源恒由於此可不愼哉夫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此古者士大夫之家法也况乎君門九重肅穆如天布以象魏守以虎旅而君處其内焉門曰天門宮曰法宮地曰禁地此豈吒人賤隸雜遝之地哉十餘年來内治無法闕門之外男女駢闐苞苴者徃焉馱載者

入焉蓋不惟貴戚之家嬖倖之臣得以交通貨賂雜
進珍奇下至閭閻市井賤嫗醜媪不問菜果魚餠微
細之物苟有所賫悉無所阻終至於政由賄成刑以
貨免官方淆亂法紀頹廢尤可駭者私家女僕宿留
於大内教坊妓樂喧咽於掖庭百年凝嚴之地變爲
醜穢之場嗚呼尚忍言哉　反正之初首聽臺諫之
言嚴禁女人毋得出入悉罷選上各歸郡邑宮門肅
然望之難近此正始初清明之一大政也曾未數月
遽有信符通行之　命雖知出於　慈殿之意而識
者固已憂之矣頃聞屋轎聯襜其從如雲出入翩翩

略無呵禁道路之人駭目驚心以爲廢朝之習何爲
復見於今日耶臣等私竊痛傷前日 筵中雖蒙
聖慈委曲開譬而終未能釋然於心也數日以來竊
聞廢朝宮人復有夤緣入侍於 慈殿者云使此言
而虛也則臣等雖有妄言之罪而於國家幸矣使此
言而不虛則 殿下之宮禁不幾於無法而末流之
弊可勝言哉惟 殿下深察而痛防焉八曰鎭人心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所謂固者安而不搖之謂也人
心一搖則國無所依故曰慘於敵國之變誠以內潰
之禍甚於外侮也然邦本之搖有二因焉力竭而不

支則搖心懼而不安則搖猶病之有內外因也竊觀
今日之勢外方之民力竭而不支京師之民心懼而
不安豈不汲汲然殆哉十年塗炭之極蘇息未久而
適值大無之歲又有調兵峙糧不得已之徵發力竭
而不支固其勢也獨其會朝清明市肆不易是宜民
心懽悅按堵樂生而乃反驚懼脅息而不能自安其
故何哉臣等亦嘗深思而得其說矣夫天命人歸有
廢必興自是常理而愚下之民不知帝王之有真徒
見變革之甚易不能無驚動之心而其間或有兇悖
不逞之徒私爲犯上不道之語如前日就戮者之爲

民安得以不驚且懼耶鎮定之道無他亦推赤心置人腹而已須於治逆之日其情迹之疑似而不明者悉用曠蕩之典歡聲雷震遠近風動自是以後人心帖然此是一大明驗也臣等愚意撥亂之初人心未定之譏察之舉實出於防患之遠慮在所不已然若久而不罷則是蓄疑而待民也竊恐人心之不安亦未必不由於此也詰姦慝刑暴亂自有司寇主之而國家又有捕盜廳足以譏察非常有其實而無其名不亦便乎惟 殿下長慮而善處焉臣等俱以迂疎不識時務凡此所陳非有奇謀異計只是平日常談而

區區愛君之衷猶自以爲食芹而羨故不敢外此而爲說焉誠願　殿下勿以尋常而忽之則一得之愚安知不有益於聖人之智乎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臣等之拳拳於　殿下者亦惟此耳伏惟　殿下留神而澄省焉

玉堂論災異箚

伏以盈天地之間二氣而已而陽大陰小陽尊陰卑陽淑陰慝陽生陰殺雖其對待之大分兩立而不能相無而至於流行運用之際則必其大而尊者常勝

而小而卑者常不勝淑而生者常盛而慝而殺者常微然後爲得其道而無陰疑必戰之患有品物生殖之功焉然而陰陽不能自和必一時主張世道之人有以盡其調變之方然後乃能致之此裁成輔相參贊化育所以爲人君之職而聖人之極功也迺者日虹之變極爲驚惕雖不知某事之失有以召之亦未知將來有何徵應而以理推之則日爲衆陽之宗虹是淫沴之氣其尊卑淑慝宜莫與抗而正當方中之晷直射橫貫之煇陰盛干陽莫甚於此豈不大可畏哉竊念 殿下臨御以來宵旰憂勤罔敢遑寧施爲

注措無大闕失而前史罕書之變遽見於今日臣等
旣憂且駭莫知其故之所在也雖然天道不僭變不
虛生謂之適然則慢天也而不可爲也意者深宮蠖
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無乃敬畏之念乍弛而宴安
之心漸滋或有人所不知而天已降監者乎此則
殿下之所獨知而臣等雖昵侍近密亦有所不得以
窺覘者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又曰上帝臨汝無
貳爾心伏願　殿下遇災而懼反躬深省益篤其嚴
恭寅畏之誠使本源之地澹然清明無一點私邪之
念得以螮蝀於其間積久純實無少間斷則子思所

謂戒懼省察之功極於天地位而萬物育董子所謂正心之效至於陰陽調而風雨時者庶幾可致而今日之變乃爲天心仁愛玉成　聖德之事豈不休哉嗚呼天人一氣本無彼此感應之速甚於聲響而人主之身與天爲體上下流通之妙又非凡人之比其於日用動靜之間愼其所以感之者尤當無所不用其極也凡善者皆陽淑之類而以生育爲德凡惡者皆陰慝之類而以殺伐爲事故古人之言曰一念之善慶星卿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蓋言陰陽之氣各以類應而念慮之微不可不愼也由此推之則一念

之不善一念之白虹也一事之不善一事之白虹也
雖無謫見於天者已爲可畏況有之乎伏願 殿下
愼之又愼如臨淵谷自裏至表自微至顯惟一箇善
字是務使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則天地陽和之氣
寧不以類而應而又何陰盛之足憂乎今日之事可
言者非一而臣等不敢毛擧以贊應天之實惟有
殿下一心乃爲萬事之根本由是而悅豫天心由是
而鞏固邦命民愁可以紓兵怨可以解無所用而不
利此乃提綱挈領之論而臣等之職不當舍此而爲
言故終始以敬畏之說爲 殿下惓惓焉惟 殿下

勿視爲常談死法而深加惕念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應求言劄 甲子

伏以臣於前月初聞有白虹貫日之變不勝惶駭謹與同僚詣本館上劄略論天人感通之理遇災寅畏之道冀贊 殿下應天之實旋奉 明旨令大小臣僚各言闕失手札十行丁寧懇惻憂懼省躬之誠溢於言外臣伏讀再三感激于中思欲殫竭愚衷以答勤教而才識凡庸智慮淺短累日沉吟搜索胸中卒未有嘉謨玆議可以上裨 聖化下益時務者亦以

終年〻經幄日蒙晉接凡　袞職之或闕時政之或
失耳目之所得心思之所及隨事盡言未嘗有隱蓋
已罄竭而無餘矣故不敢叓有覼縷以爲重複之言
而中心耿耿猶有所不能自釋者焉乃於前月二十
七本月初一等日日官又以此變上嗚呼薄蝕雖慘
猶有常度隮以滛沴祲下太陽謫見於天莫甚於此
一之可畏況再三乎況於月正元日三始履端之辰
乎此殆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人莫之知故天
以是大警動于　聖衷也竊想　殿下穆然高居愀
然深念有如渡河之人中流遇風四顧茫然未有涯

際其所以望助於人者蓋不翅大聲而疾號矣於此
而默無一言則臣爲忍人而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試
因常日所陳於　榻前者而申復之誠以外此而無
他奇策也臣聞天道遠而難知人事近而易見故曰
善觀天者觀於人前日　聖教所謂人事多愧於下
天譴宜作於上者眞知本之論也臣竊觀今日之事
有可以病民而召怨者固非一端其初皆出於　聖
君賢相改紀圖治愛民憂國之心耳何嘗有一毫厲
民之意哉特其施行無漸而過於猝遽節目不簡而
傷於煩碎如裁省大同二局之設意非不美法非不

密而變易舊套排置新規愚下之民安於習熟駭於創見固其常情而利不十而變舊雖識者亦憂其蹉跌法未及行而睢盱者半一國民情始不安矣至於蕩滌逋欠尤是仁政之大者而該曹於事目磨鍊之際不思他日可繼之道而一切蠲免要以大悅民心御史宣諭之日父老軍民鼓舞懽躍如解倒懸而其後猝不能盡如其言如軍士價布匠人價布不計流亡絶戶並皆次第催捧民情又失望矣竊念今日民生新離塗炭憔悴已極譬如大病之人元氣澌盡膚上一息延延僅存正使安之以枕席養之以甘脆欲

望其榮衛完實有同平人則非可以歲月致也況又攪動之以搖其精困苦之以竭其氣則其能免於溘然而斃乎撥亂之初謂宜與之休息務爲寧靜姑勿大有作爲但爲補塞罅漏之計今日除一民瘼明日改一弊政譬如治絲解結則止譬如引水決壅則止得寸得尺漸入佳境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待其呻吟稍定財力漸裕然後易轍改局之事方可徐議而今既謀始不審未免於攪動之矣已展者雖不可縮稍有濶狹毋爲一切之法以困苦之則囘生起死之效庶有所冀必遲則無及矣近聞廟堂議於今春所

收大同米八斗內量减半數云此則臣之所願稍裁
濶狹者幸莫甚焉而顧臣所慮者則有之焉中外行
用木布並依　祖宗朝舊式以五升三十五尺爲準
旣有成命而旋爲該曹所持沮格不行外方軍士價
布不滿七八升四十五尺者旣到還退　恩旨丁寧
許令收捧而終不得納必出月利改備然後納之云
嗚呼此何等政體耶竊恐今日量减米斗之議或爲
該曹所格復如前日之爲則刮毛龜背氈不得成而
穀已穿矣豈不危哉臣頃聞張維之言則湖南之民
秏粟已罄春等所收雖三分减二亦難辦納云此非

民心頑悍故逆官令實緣上年旱澇相仍凶歉太甚
飢寒切身大命已近故也伏願　殿下急召大臣與
之商確度民所堪或中分減一或三分減二寧使國
用未裕毋令民力太竭畫爲定之數明告中外以應損
上益下之義并與木布升尺悉依前日成命斷然施
行更無沮格之患則目下寬民之效可立見矣臣又
聞往在廢朝其晝夜經營費盡心機者惟在於土木
一事而他如租稅軍資等惟正之供則置之相忘之
域當時度支之官目見掊克之輩馳騖四出恣爲橫
歛不忍并督常稅任他早晚以故辛酉條三手糧壬

戊條稅米三手糧並皆未納而至于癸亥則並本年
條所納叢沓於一時矣夫以一歲之收洪三年之入
雖在豊穰亦所不堪況當大無之年乎此甚於曩時
之怨所由而起也嗚呼宵旰憂勤念切惠鮮蠲除苛
㬥亦非不盡而攢眉搔首怨讟朋興聞者怫然謂爲
民習可惡然若徐究其情則可爲惻然而非可怒也
今夫暑雨祈寒天序之常事而亦惟怨咨者誠以所
仰賴者惟有君耳況乎水火餘生遭逢　聖代澤未
及究先竭其力望仁深故歸怨速乃其必至之理古
人所謂人不怨暗主而怨明君者是曲盡人情語也

至於管餉之遣只是調度之擬稱移粟爲名適行貿穀之實事則朝廷處置亦未爲無以取怨也目今春和已届東作將始枵腹望哺之民未聞賑貸之議而徵租之吏日來扣門欲供無資不供則鞭箠見骨扶携轉徙之外必無上策嗚呼野有餓莩山有盜賊此豈聖世之所宜聞哉臣愚竊願亟講節用之策以行薄斂之政可乎國之大事無過於祀而聖人猶曰凶年祀以下牲則其餘宜無不殺者矣請令廟堂反復商訂已經裁省之外又行裁省上自祭享御供之需下至百官廩祿百工稍食悉皆權從減以至於汰去

冗負之政朝廷盖已講究纖悉而各衙門軍官猶不
在其數臣意邊警乍緩民志已定乞從留都大臣及
體察使諸大將軍官亦限秋成並行權罷然後通計
今年合支之數當用幾石又取京中及兩湖諸倉已
捧之數通計幾石若或收支之數與之相當則諸般
名色應捧而未捧者並皆權行倚閣雖癸亥條稅米
亦姑停催以待新穀其中不應收捧而尚掛文簿者
悉焚其券使貪官汚吏不得憑依假借爲國斂怨則
德音所暨遠邇風動謳吟爲歌舞只在一轉移之
頃耳竊料今之議者見臣此論必以爲書生大言不

適實用雖　殿下亦未必不以爲迂矣然天之所生
只有此數盡入於官則民失所天張角葛榮之變何
嘗不生於飢餓乎夫催科之與撫字勢相妨奪故先
民有言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今臣所論實本
於此蓋欲　聖明於催科中行撫字之政也惟　殿
下加之意焉至於軍旅之事臣尤憒然然臣前夏所
陳無大徵發姑爲設險自守之計召募土兵以除南
民遠戍之苦者蓋爲千慮之一得　聖意亦甚然之
而特以我國進退制在　天朝故不能施行遂致行
賚居送千里騷然往者已無可悔若或今年又如此

明年又如此則此正未及交兵而内自潰之勢也今旣毛兵形勢必不能責我以恊討則臣之前議容或可用此則左係除民疾苦安固邦本之一大機關故不得不並陳於今日非欲論兵又是保民之說也嗚呼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子父母之心子憂亦憂子喜亦喜竊料天之於民亦必如此前項數事旣爲民病則乾文之不寧安知不由於此乎故臣敢以寬民力一事爲悅天心之本雖是陳言實有至理惟 殿下加之意焉臣竊伏惟念昔在丙辰元月屢有此變一月之内蓋不啻八九現天之所以告戒者可謂諄

複而皆迷天象益肆狂戾竟至於爲天所棄自速顚
隮由此觀之則天命之不僭蓋昭然矣今　殿下旣
有寅畏之心矣又有懇惻之言矣然又必有不忍人
之政見諸行事然後寅畏之心實有所施懇惻之言
不爲口惠而方可以答上天仁愛之心矣惟　殿下
純實其心不懈于終始焉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
世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伏願
殿下以近事爲大戒而同道於商宗周宣則　宗社
中興之慶臣民太平之福豈勝幸甚病伏私室心懸
黼座危悰所激言不能擇惟　聖明裁察焉

玉堂論梁德允劄

伏以天下之事有涉於細微而關於大體者如今日法司所論梁德允之事是也夫德允賤隷也何足以汚法司之筆而論之不置者誠以所損於 聖德者非細也德允所犯臣等雖未得其詳而閭巷竊言至以爲夢弼復生盡憂憤之辭也法司之官秉法不撓直加囚禁彼於 殿下之私人尚能不饒如此況其餘乎謂宜 聖明深加嘉奬許以強項使公道有所恃而大行作奸者有所畏而不爲而今乃大失所圖除刑決杖之命遽下於規例之外夫刑之輕重視罪

之淺深如權衡稱物得其平而止而其柄在有司雖人君不得容私意於其間而有所指揮使輕者重而重者輕也 殿下於此既不免蔑法之失而日月之食人皆見之矣及其臺諫有言翻然改之無所恡惜付之有司而已不與焉則日月之更人孰不仰而遲留累日不賜允俞 殿下於此又不免拒諫之歸矣禮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惟如此然後可以正人也不審 殿下何有於一隷而不肯自立於無過之地使應物之地有累於私意而正家及國之道不能出於至公乎臣等竊爲 聖明深惜此一着也諸

葛公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之論深得治體而朱夫子亟稱之以爲合於周官之法度 殿下平日誦此豈不歎其公平廣大之旨次憂國切至之忠誠而入在眼前不能割舍事到手頭便成錯繆竊恐循此以往將有無限不好事而臣民之仰戴 殿下思見平明之至治者無乃或歸於左乎臣等於此又有所大懼焉萬一有復於 殿下曰尊爲民主不得一事自由寧有是理婉辭微說以陰移 殿下屈己從諫之心則是導 殿下以自用而他日肆然人上莫之敢攖之患自此而始矣爲今日德允輩之地則可謂得計

而於　殿下宗社生民之計則豈不大誤乎伏願
殿下卓然自立穆然深思知順志之言乃爲疹疾而
逆耳之論實吾藥石事無大小不憚於自屈則大舜
之舍己從人亦不過此豈不爲盛德事乎臣等俱以
庸陋不足以輔養　聖德而職在論思不忍納　君
於有過之地而緘默不言以負知遇之恩區區一德
允之事尚不能動則臣等實亦無面於咫尺之地矣
伏惟　聖明垂察焉

玉堂處置兩司劄

並引嫌而退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

罷此諍臣風采所以爲國家之元氣而紀綱之所由立也諸葛武侯之言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隨事胥匡以廣忠益此政令日大臣之所欲聞者也慶朝十餘年來愎諫自用喜同惡異一時嗜利無耻迎合苟容之輩布列臺閣但以隨聲和附爲事君上之非莫之敢矯終至於上驕下諂言路塞而禍階成嗚呼可勝言哉 聖上臨御之初恭以接下聽言如流諫諍之臣各自奮勵明目張膽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爲心其間雖或有微細風聞未免失實者豈可因此一例

揮斥有同見噎而廢食乎人主之所畏者惟在於臺
諫若有一毫輕視之心則亦終無所畏而肆然自聖
之患甚可慮也 殿下近日舉措微似有此兩司所
謂訑訑之聲色不惟兩司憂之臣等亦憂之久矣目
今喪亂之餘尤當翕受敷施以盡衆論使言者各效
所見不宜靳固沮抑以欝其氣也頃日憲府所論初
非不度可否之發而 聖批之下過於嚴峻至以立
異於大臣爲非臣等恐子思之所憂於衛侯者不幸
而近之矣兩司之官但有盡職之事本無可避之嫌
請大司諫張維掌令李潤雨權鑊持平李基祚獻納

鄭百昌正言辛啓榮並命出仕

擬上議禮劄 丙寅正月

臣等伏聞禮官與相臣議定 主上私親之服只依禮經爲人後者爲其私親一條以齊衰不杖期磨鍊入啓云臣等區區之見竊有所未安且念臣子愛君之心雖平日微細動靜莫不欲其悉當於理而無一毫過舉況於今日愼終大禮又上關於宗統事體苟有一毫不合於禮是使 君父不能立於無過之地而爲後世所譏臣等誠不忍默默而負 殿下也臣等謹按禮經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子夏傳曰

何以緦也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緦也有死於宮中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此則士大夫事也賈氏䟽天子諸侯之庶子承後者為其母所服云何曾子問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庶子為王為其母無服所謂練冠即無服之制也又按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子夏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據此數條則今日 殿下之服其可議也竊料相臣禮官非不知此而其心必曰 聖上誠孝出天當此創鉅痛深之地必不忍無服以衰

之臣子亦何忍以此爲請寧受譏於後世不忍拂
殿下今日至痛之情此則徇情之見姑息之愛非所
以愛君以德引君當道之事也聖人制禮之意極甚
精微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若以一時苟且之見
有所低昂則是爲非禮之禮非所以致其君於堯舜
也如曰 聖上正嫡也不可以庶子爲王者擬之則
此又不然禮有祖庶禰庶之文故曰正體在於上者
謂下正猶爲庶也正體在上卽 宣廟之謂也下正
卽 殿下之身也禮文之意豈不明甚矣乎夫禮莫
大於尊祖而帝王之家比之士大夫尤萬萬焉今

聖上上承　宣廟之統踐　宣廟之位行　宣廟之
禮與　宣廟爲一體其事體之重如何而可以伸情
於所生乎尊祖義也親親恩也義之所在恩有所屈
尊之所厭私不獲伸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以
聖上之明豈不深察於此而徒循一時孺慕之情乎
前項所引公子爲母之禮乃時君在時事雖與今日
之事有異而禮有餘尊所厭之文盖天子諸侯不比
卿大夫雖旣沒之後猶有餘尊也然則今日之喪
宣廟之所不服　殿下爲餘尊所厭亦不敢服乃爲
得禮之宜而初非所以薄於所生也伏願　聖明穆

然深恩如未優信問之儒臣詢于大臣令禮官更議
酌定期於得中不勝幸甚

議喪禮劄

伏以臣誠迂腐無所肖似久叨言地罪積尸素須値
國家有大變禮 君父有大過擧而終不能隨事匡
救狼狽而適上負 隆眷下乘夙心中宵仰屋旣悲
且慚誠不敢以不見信之故而遂輟不言初欲俟
肅謝之日卽爲申複不料犬馬之疾一向沉綿旬月
之內就列無路而其所欲言者又不容遲緩不得不
徑進一劄仰瀆 宸嚴仍念前日所爭非不直截而

倉皇之際論辨不詳無以開悟　聖衷而聖明亦於
擢慟之中不能深究言者之意以致言之愈苦而聽
之愈藐此其上下之間皆未盡道今請援引經義剖
析羣言罄竭其愚陋之見而又慮滚同說出指意不
明謹倣先賢奏劄畫一之規開列于後以便省閱伏
願　聖明逐段深究求其言意之所在或賜開納則
非臣一身之私幸而已也抑臣於此深有所憂焉竊
覵　殿下近年以來舍己從人之德漸不如初　遭
喪以後又爲至情所蔽聽言之際顯有喜同惡異之
心異於己者則雖元老大臣至誠惻怛之言外爲優

奬而實棄不用同於已者則雖荒雜無倫悖理妄作之言是其所論而許以讜直至於崔鳴吉一人之身也其所進兩句乃禮經之全文也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而惡一句之異已則置之不省喜一句之同已則用之如不及

崔則有云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今日之喪葬不以大夫則過而非禮也祭不以諸侯則不及而非禮也先是崔建言初喪殯斂當用王子大夫之禮 不報至是卽命禮官具諸侯祭器

夫人君居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行之以喜同惡異之心則惟意所欲下莫敢忤豈不順適於已私而其奈莊士日遠諂言日至終至於喪邦何哉臣之所陳殆千百餘言而無一句半句同於 殿下者固知無

足取悅而適以疚　殿下之懷顧其縷縷不已者實
出於閑邪弼違之誠惟　聖明勿以逆心而求諸非
道幸甚幸甚

一禮經不杖期條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子夏傳
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大宗
者降其小宗也論今日之禮者以此爲據已極分
明襯貼而議者或謂爲人後云者指族人而言耳
今　主上以孫繼祖不可謂爲人後矣意者前日
聖教所謂與出繼降殺有異者亦必以此而言也
此言似矣而實有不然者上文斬衰三年條曰爲

人後者疏曰此下當有爲所後之父五字而闕之者今所後或父或祖其人未定故也亦其人未定則立文者不曰爲人後而當如何立文耶此非必指族人而言也況下文緦麻三月條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又天子諸侯正統旁期服圖亦有爲祖後爲曾祖後之文據此數條則凡言爲後者不必指族人明矣今　殿下於　宣廟初非應立之長孫特以丕應人後恭行天罰然後內受　慈殿之旨上承　天子之命以光紹大統爲　宗廟社稷主此是大變革大非常之事其與循序內承之

君自不相同則果非入承而何哉既是入承則與出繼又何以異哉出繼云者自此之彼敵偶之辭也入承云者由外至內尊敬之辭也文雖不同意非有異臣前日　啓辭所謂自士大夫家言之則曰出繼自帝王家言之則曰入承云者蓋已十分明白特　聖明蔽於至情意其有異或雖知其無異而強以爲辭耳

一禮經杖期條曰父在爲母子夏傳曰何以期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至尊謂父私尊謂母也今之議者或云　主上既承宗統不可無厭屈之義

而宗統之重不啻父在姑可權依此經之文降從杖期之制此亦似矣而實有不然者使今日之喪無經可據則援而附之於此猶或可矣 殿下之持重大宗旣已明甚則降其小宗自有明文何可捨此定制而附列於不近之文以爲義起之事也特 殿下之孝思無窮必欲自主其喪故强用此條取便於以杖卽位而雖宗統之重亦有所不暇恤焉此豈臣僚平日所期於 聖明者哉當初殿下之所以撥亂反正者非有樂乎其位但以宗社爲重四方黎獻之所以鼓舞愛戴無思不服

者亦感 殿下之此心耳乃令親親之恩反重而
尊祖之義爲其所掩則得無缺四方黎獻之望乎
旣主 宗祧又主私喪古今天下斷無此理今雖
已過猶可及改朱子以服已成而中改爲未安者
以門人妻喪製服旣用俗㨾而又欲改從古制故
云爾若其輕重失倫如今日之事乃所謂一日不
可居者何可諉之於已成而不爲之中改乎況此
去杖一節又非改製服之比寧有未安之理設或
未安猶愈於過制失禮之未安不啻萬萬矣竊聞
大臣三司今已次第停啓微臣尼言固知無益於

事然言之入與不入在於誠之至與不至而區區積誠實非一日萬一天誘 聖衷惕然改圖則安知寢郎一言或辦寤主之功乎臣竊不勝祈懇之至

一禮經不杖期條曰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子夏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鄭註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疏曰始封之君其祖父不爲君而死君爲之斬臣亦從服期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而爲

廢疾不立已當立受國於曾祖按此一條卽向年
朴知誠疏中所據以爲證者頃日崔鳴吉劄中所
謂受國於祖亦據此條而言也然其實有大不然
者此條所謂君字乃正統相傳之君其父若祖皆
合立已亦當立而受國於曾祖故上無所厭而得
爲其父祖服本服三年今　主上以支孫入承大
統上有所厭故當初羣臣皆以降服爲請此是天
理當然禮制有截不得不爾耳羣臣孰不知　聖
上之誠孝而故爲此語請薄於所生耶　聖上亦
明知其然故初終罔極之中勉抑至情降從期服

此盛德事也此條所爭今可置之勿論而惓惓愚
忠猶欲 聖明察見知誠之言未免爲誤引而鳴
吉所論親則長孫之云尤無事實乃與李貴無理
之言不大相遠日後之憂終未能釋然而忘情故
附之于此以見其與今日事不同云
一禮曰凡喪父在父爲主又曰親同長者主之不同
親者主之此類不一其所謂主但爲主治喪事與
賓客爲禮耳非謂長子長孫執三年喪主奉饋奠
者也但攷朱子家禮立喪主條下註文則可知其
所指之不同矣今別宮之喪適在大内 殿下主

治喪事如禮所謂長子主之則固亦無害至於躬爲喪主執喪奉奠決然不可而一二異議之人不知禮文所指各自不同必以　主上自爲喪主爲當然至有綾原君不可爲喪主之語臣不敢知爲此論者其心其見果何如也今日之喪主卽他日旁題奉祀之人臣不敢知爲此論者當題主之日欲何以處之也今日　殿下主喪他日綾原奉祀則是爲喪有二孤又豈有如此之禮哉前日攝行之　教本非　允從之意而大臣乍見玉堂之批遽輟廷爭固爲失之不察亦其誠意未至街談

巷議莫不訐惜而臣之愚意獨以　殿下之所以
待遇臣僚者不出於誠心爲尤大未安也臣僚所
爭果爲不是則顯斥亦可嚴譴亦可如其不然而
實出於愛君之心則快從公論痛謝前非乃爲大
聖人之事不當依違其間若從不從外爲不誠之
言以解散廷請之舉而内無見從之實以負羣下
顒望之心也臣之此語不但爲此一事而發誠願
聖明於日用云爲皆以實心行之而於此一事尤
當務實亟　命綾原君爲喪主毋留攝之一字爲
他日拒諫之張本幸甚幸甚

一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以降殺遲速爲禮其節不可亂也初喪五日成殯六日成服其他踰制之禮皆已旣往而不可追此乃羣下之罪非但 聖上之失也獨有前頭葬期一節比之殯斂尤爲大段節目明載禮經古今通行此正上下和衷期於得禮以贖前罪之日若更於此蹉過則不惟無以自說於天下後世抑恐 祖宗在天之靈赫然降監而不以爲韙 殿下於此寧可不爲之惕然乎昔宋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七月而葬君子謂華元樂

舉於是乎不臣而聖人前書八月宋公鮑卒後書
二月葬宋文公詳其年月以著其僭胡氏又以爲
棄君於惡而益其侈聖賢垂戒之意嚴矣今若葬
用五月則在廷當事之臣擧不免華元樂擧之罪
推此義也則　殿下之厚葬其親亦非所以敬親
而明春秋之義者必不以爲孝豈不重可畏哉
一古人云議禮之家有同聚訟此是今昔之通患況
今日之事又是變禮之難處者其有異議無足深
怪惟聽訟之人虛心察理不以己意自作主張則
曲直之決本不甚難臣請無多說話但問今日之

事有所厭乎無所厭乎若謂之有所厭則廷論勝若謂之無所厭則異論勝只此兩言可以決今日之訟而雖以　殿下主張己意之見旣不能謂之無所厭則其曲直之形勝負所在斷然可見而議者所謂忝以諸侯屬非疎族等許多立論皆爲不攻自破之說矣臣非以强辯取勝爲心誠以此事非他閒爭競之比　君父之得禮與失禮有過與無過皆判於此韓愈所謂不勝則無以爲道者盖有所不得已也

右畫一六條淨寫臨進伏聞喪主一節已　允大臣

之請臣不勝欣快有如披雲覩日乃知　聖上抑情
從禮之盛高出百王而臣之進規之言直是以愚窺
聖之妄發死罪死罪然旣已攢寫難於截去敢此投
進伏乞　聖慈察其情而恕其罪幸甚幸甚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四

二 和字[illegible]

十化